

通志堂經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二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
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

○王昭禹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著

者陽中之陰故植而知數龜者陰中之陽故動而知象先王成天下之亶亶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蓍龜名官謂之大卜以龜為主

薛平仲曰禮

運曰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
瞽侑皆在左右極至於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然則王
之所以賴於左右前後者其關於禮樂甚大也卜祝巫史
不列於此當何屬哉卜象也筮數也先筮以觀其從後卜
以驗其合故大卜之於卜卜師贊之卜人又贊之掌龜既
專之一官燹龜又專之一官至於眡吉凶計中否以聽於
太卜則又有占人而筮人屬之於末而已筮短龜長固以
從長此大卜必以下大夫二人而長之也

頌者卦繇之辭三兆不同書各異世而體也頌也其數乃無異如此竊意其書之數雖不異其所占則不得而同不然何以爲玉瓦原之別乎

易氏曰自百有二十以至千有二百則以十日十二辰之數與夫四時五行休王相乘之法推之三易三夢之占倣此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易氏曰兼及於三易三夢者易與夢亦占也其屬有筮人占夢大卜爲之長故兼掌其法○鄭康成曰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

鄭鏐曰連山以艮爲首夏人之易其卦艮上艮下故曰連山言如山之相連也○劉氏曰艮其背不獲其身入之道也以寅爲正穆姜之筮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者此連山之易歸藏以坤爲首商人之易其卦坤上坤下故曰歸藏言如地道之包含萬物所歸而藏也○劉氏曰坤者萬物所歸商以坤爲首案禮運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此歸藏之易周

易以乾爲首周人之易其卦乾上乾下名曰周言如大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也○劉氏曰夫子不取連山歸藏惟周易之學者以易以連山爲伏羲歸藏爲黃帝

豈不知周易之畫於伏羲耶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鄭鏐曰正卦皆八自八相生別而重之八八所以皆六十四卦也然三代之易名異而卦不異蓋卦雖同而所占者異也周易以九六爲占而連山歸藏以七八爲占周易占其變者連山歸藏占其不變者○易氏曰傳記所載文王重易爲六十四卦今此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則是六十四卦非文王重之○李嘉會曰文王所重蓋繇辭也若乾卦曰元亨利貞是也易大傳十三卦言包犧氏之取諸離黃帝堯舜氏取諸乾坤此故經卦之名曰益曰噬嗑曰隨曰豫曰渙曰小過曰睽曰大壯曰大過曰夬此即重卦之名是知上古已有六十四卦之別但夏

殷之易以七八不變者為占周易以六九之變為占襄九年左氏傳所載東宮之筮遇艮之八八即艮之六二為隨杜氏以為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是連山歸藏已有隨卦之義此夏殷六十四卦之證或曰伏羲氏畫八卦因而重之

○華水心曰詳此則周易之為三易卦之為六十四自伏羲以來用之而後世有伏羲氏始畫八卦文王重為六十四卦又謂紂因文王於姜里始演周易又謂河出圖有自然之文學者因之有伏羲氏始畫八卦文王重為六十四卦又謂天之論不知何所本始然則周易果文王所作而後世臣子不以嚴宗廟參典謨顧乃藏於大上等於上筮何嫌其先若若是哉凡卦之辭爻之辭史所測推數極象此物連類不差毫髮孔子以為不然故孔子之繫易以為必如是而測之由其中正不以禍福利害亂其心者此君子之所以為易學者既不知反援孔子之易同歸於上筮以為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後成書學者日就益繁無定怪者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

鄭康成曰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王昭禹曰形接為事神遇為夢神凝者想夢自消夢者精神之運也人之精神往來常與陰陽流通而禍福吉凶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則由其夢以占之周官所以有占夢之官而大卜掌三

夢之法○鄭鍔曰有心而夢出於有所因故曰致孔子之

夢周公行道而致也晉侯之夢楚子伏己而盥其腦將戰

而致也○王昭禹曰致者有所使而至非自至也○鄭康成曰致夢夏后氏作觴字從角從奇蓋角出奇

異所謂怪異之夢趙簡子夢童子保而轉以歌楚子王夢

泣而珠盈懷其怪異之夢歟○王昭禹曰角一倚一仰為觴人之畫俯仰於事為之間夜則感而成夢雖非出於思慮亦有因而成○鄭康成曰觴夢殷人作焉

無心感物謂之咸升而有至者謂之陟咸

陟言無心所感精神升降有所致而得夢也文王之夢九

齡高宗之夢傳說其精神所感之夢歟○王昭禹曰無心感物為咸咸則以虛受物因時乘理無所偏係陟之為言升外升則無所拘滯則非于思慮非因事為一出於自然○鄭康成曰咸陟周人作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王氏曰占夢以歲時日月星辰則所謂經運蓋歲時日月

星辰之運○鄭鍔曰十輝者日之輝光也十夢者夢之運變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見於夢占書名之曰運占夢之正法有十一運而九變十運而

九十變故經運十其別九十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鄭鏐曰國之大事有八必問諸龜以決吉凶問之之辭謂之命大卜作其辭命

鄭司農曰征謂征伐人○鄭鏐曰將用兵以討伐則征不可妄動○鄭康成曰征亦云行巡守象謂災變

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鄭康成曰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

以制器者尚其象○鄭鏐曰與者將合人以共事○鄭司農曰與謂予人物○劉執中曰

利害○謀者始創議以立事也○王昭禹曰謀謂圖事於人上其信否也○劉執中曰謀大疑之得失也果者

進退未決之際而求其決○鄭康成曰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可馬子魚上戰今龜曰鮒以其屬郊之楚師繼之

尚大克之吉是也○黃氏曰至者爲師卜○鄭司農曰雨者爲農祈○劉執中曰

果其事疑信上其果不也○黃氏曰至者爲師卜○鄭司農曰雨者爲農祈○劉執中曰

雨否○瘳者以身求瘳者爲疾禱

賈氏曰此八者皆大事故待龜而決若小事則入於九筮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鄭鏐曰作八命特以問龜非能定吉凶吉凶大抵占於三

兆三易三夢之法此特贊其占○王昭禹曰作八命非特占之於龜六驗之於筮司之於夢○黃氏曰三兆三

易三夢各有占者大卜總其事而贊之占有異同則決之○鄭康成曰贊佐也○鄭鏐曰贊謂以

此辭演出其意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李景齊曰大卜合龜筮與夢之占觀夫國家之吉凶而預

詔王修政以救之知其失而救之則禍可轉而福

愚案大卜一官專在詔救政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既於卜筮前知宜使人君預爲修省

之道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

鄭司農曰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著龜○鄭康成曰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

焉○王昭禹曰謂以大事卜於龜而正之

鄭康成曰卜立君無冢適卜可立者

○王昭禹曰立君以定繼嗣天下之本

卜大封

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公元年秋叔弓帥師疆

鄆田是

○王昭禹曰大封以命諸侯一國之本

眠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

大事宗伯涖卜用龜之腹骨近足者其部高作龜謂以火

灼之以作其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

士喪禮曰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又曰卜人

坐作龜

○鄭司農曰作龜謂鑿龜令可執

黃氏曰卜師凡卜事眠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是則凡卜

卜師作龜惟大貞則大卜作龜

大祭祀則眠高命龜

鄭康成曰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大祭祀輕於

大貞士喪禮曰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

凡小事涖卜

鄭康成曰代宗伯○張沂公曰表記曰小事無時日有筮周禮曰凡小事涖卜小事用筮又何涖卜邪曰有事於小神無常時日臨有事則筮之是小事用筮也如大卜職當大祭祀則眠高命龜凡小事涖卜此小事對於大祭是祭中小事非謂小神也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

鄭康成曰正龜於卜位也士喪禮曰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是也又不親命龜亦輕於大祭祀○黃氏曰大祭祀命龜與凡小事涖卜皆大卜專職疏注差次涖卜以下皆未必然貞龜與大貞之貞一也大貞合三兆三易三夢而占之立君大封既卜又協之於易夢謂之大貞大封非正封疆正封疆何用大貞大封在司馬爲軍禮詩頌有樂章賚是也先王不輕爲之國於天地與有立焉何敢輕哉遷

國用事事雖不小貞龜而已詩曰宅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周公曰朕過敢違卜

凡旅陳龜

黃氏曰水旱兵戎皆旅旅事不一故陳其龜隨事用之○

易氏曰凡旅非大旅陳龜則輕於貞龜○鄭康成曰陳龜於饌處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是也○王氏

不作與陳樂器同

凡喪事命龜

鄭康成曰重喪禮次大祭祀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

葬兆

易氏曰凡喪非大喪為之命龜則輕於眠高命龜○黃氏曰亦大卜專職

鄭鏐曰卜龜之法有陳龜有貞龜有泣卜有命龜有眠高

有作龜凡六節事逸者尊者為之事勞者卑者任之○陳氏

或作或命或貞或陳其事不一喪祭輕於大貞則命龜大遷大師輕於喪祭則貞龜凡旅則陳龜而已攷之儀禮卜人奠龜宗人視高及坐命龜而後卜人坐作龜然則大卜於大祭祀凡喪事命之而不作則作者其屬也國大貞作之而不命則命者宗伯也貞龜則正之於卜位而不親命也陳龜則陳之於饌所而不卜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鄭康成曰開開出其占書經兆百二十體此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

鄭鏐曰方兆者占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非占四方之事乎○薛氏曰以意推之麗於形者方也謂之方兆則言其上下陰陽之勢

功兆者占立功之事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非立功之事乎○薛氏曰以力與德者功也謂之功兆則言其廢興成敗之理

義兆者占行義之事南蒯筮得黃裳元吉惠伯曰忠信之

事則可不然必敗非占行義之事乎

○薛氏曰度其宜者義也謂之義兆則言其吉凶禍福之宜

弓兆者弓有射意故後世有覆射之法東方朔射守宮有跋跋緣壁之語非為覆射之事乎

○薛氏曰能弛張者弓也謂之弓兆則言其曲折長短之象

○黃氏曰卜師揚火作龜開龜之四兆正謂灼龜其兆有四方功義弓壘圻之象龜筮傳首足俯仰開路蓋其餘法或曰注䷗家謂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故謂之四兆然不知方功義弓其義當何如開占書疑若為占人之職辨龜以上下左右陰陽鄭說非每龜皆有左右陰陽持龜必當順其體

凡卜事眊高

鄭鍔曰凡卜必以龜骨可灼之高處眊於涖卜之人○王昭禹曰太卜尊於卜師故國大貞大祭祀眊高卜師卑於

大卜故凡卜事視高以尊者其事略卑者其事繁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王昭禹曰揚如火烈具揚之揚謂熾其火

○李嘉會曰揚其火今華氏

火熱灼之以明其兆墨謂兆廣之大小○賈氏曰案占人

注云墨兆廣也墨大圻明則逢吉圻稱明墨稱大今鄭云

熱灼之明其兆以解墨者彼各偏據一邊而言其實墨大

兼明乃可得吉故以明解墨

○劉執中曰兆之體不過五行之氣因焦而成者其變則旁為兆微而不可以不解

故致其墨食則見而可辨書曰我乃卜淵水東瀝水西惟洛食即此也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鄭康成曰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上仰者下俯者左左倪右

右倪陰後弇陽前弇

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項氏曰凡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不同即後六龜辨其名物

各從其所當用以授命龜之人

○鄭康成曰大祭祀喪事大卜命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其他卜師命龜則

作龜則亦辨

龜以授卜師又詔相其命辭及其禮

○劉執中曰命龜者大卜必順而執之然後即而卜之故辨上下以授大卜而

詔相

○鄭鏐曰命龜之人各因其龜為之辭詔之以言辭相

其禮儀辭必正禮必誠則求於鬼神而吉凶審矣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工取龜攻龜

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項氏曰物色也色即物體即俯仰之形狀○李嘉會曰龜不一類以類言之則曰屬其屬既辨而名物可察○鄭鏐曰龜以決疑而天地四方所生各有名有物苟不知其名其色以別異之則卜師何從辨之以授命龜者乎六龜之

名曰靈曰繹曰果曰雷曰獵曰若攷先儒說謂行而首俯者曰天龜首仰者曰地龜甲長前弇者曰果後弇者曰雷首之左倪者曰南右倪者曰北至論其名有所屬之意則不得而攷以理推之天龜曰靈以見降而交乎地道之意地龜曰繹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以見繼續不絕之意果或以為羸露之名其形前長而後羸東方物始生決於進也故有果決之意獵或以為田獵之義謂自後而逐為獵南方物寢長故有獵等之意雷陰物而動乎陽西方陰也其龜宜從乎陰首左倪則去陰從陽故爾雅以左倪之龜為不類謂其陰而不類乎陰若順也北方陰其龜右則尚陰以陰向陰可謂順之至凡此六龜上下四方其色不同天玄而地黃東青而西白南赤而北黑非謂其身之色也記曰青黑緣天子之寶龜也公羊曰龜青純何休以為龜

甲賴青也千歲之龜青賴然則六龜之色蓋亦視其賴而已乃若其體不同則有俯有仰有左有右有前有後也曰俯仰左右者以其首言之曰前曰後者以其甲言之曰玄黃青赤白黑者以其賴言之非龜人孰能辨之哉○劉執中曰命名以其形則經以其形相類者為之屬故易稱錫以十朋之龜兩雅曰神龜靈龜攝龜寶龜大龜小龜龜山龜澤龜水龜火龜以為十朋豈亦其屬哉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

鄭康成曰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黃氏曰物之精華春時皆發見於外鄭鑄曰龜以甲為用甲不堅則無以受鑽灼之火秋則陰用事而堅於是時而取之其甲堅矣脫其筒則不能無傷生之害春則陽用事而物解於是時而取之其甲圻矣順時而取之可以為鑽灼之用順時而攻之又以存不忍之心各以其物入于龜室

賈氏曰物色也

鄭鑄曰六龜所藏宜各異室攻其甲矣各入于室以俟異

用不可雜也

○李士嘉會曰如十一立君當用天龜卜大封當用地龜四時小事之卜順時而各用其龜宜也

賈氏曰以著龜歲易秋取春攻訖即欲易去前龜也若夫寶龜非常用之龜不歲易

上春釁龜

鄭康成曰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大史釁龜筮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

鄭鑄曰至寶之物神或憑依及上春則殺牲以血塗之既以被其不祥且以神之也天府上春釁寶器及寶鎮釁龜必用上春者亦視為國寶也

祭祀先卜

鄭鑄曰釁龜之時追報古先首為龜卜之事以教人者而
 祭祀之民不知避凶趨吉以犯於患者多矣有智者出
 因神物而教之使前知吉凶其仁遠矣烏可忘其功而不
 報乎然地曰祭天曰祀兼稱祭祀以龜卜之事通天地蓋
 尊之也祭先牧祭先嗇皆不兼言祀意可知也○鄭司農曰祭
 日與牲○易氏曰先卜謂前期以下
 李嘉會曰先卜所以一人心於至敬

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所當於卜○鄭鑄曰若有祭祀
 與大旅之事莫不有卜或卜日或卜牲皆奉龜而往以待
 用也

董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燂煖用荆董之類○鄭鑄曰燂契之狀如捶故
 名曰董氏捶與董一也

掌共燂契以待卜事

王昭禹曰燂即莊子所謂燂火之燂灼龜之木也契即詩
 所謂爰契我龜之契開龜之鑿也卜則用燂以灼龜鑿以
 開龜董人則共之以待事也○鄭鑄曰燂契者合衆荆以為火炬之名
 有席楚燂置於燂在龜東注云楚荆也荆
 燂所以鑽灼龜者燂炬也所以然火者也

凡卜以明火熱燂遂飲其燂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杜氏曰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

王昭禹曰火生於木緣物為氣古人或取於榆柳或取於
 棗杏或取於槐檀或取於桑柘隨所取而得之非不明也
 然非明之至非不潔也然非潔之至唯日為陽精之純取
 於陽精則為至明於精之純則為至潔唯其明潔之至然
 後可以鑽精倚神相知休咎熱燒也用所取之明火以燂
 灼龜之木契之銳頭謂之燂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鑄蓋以

契之稅頭火吹之其頭若戈鐔焉故曰遂吹其煖契煖契
既燃乃授卜師揚火作龜以致其墨董氏因而贊相其事
為卜師之所役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占著龜之卦兆吉凶

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眊吉凶

易氏曰龜有頌簪有故八卦即上經三易之體○李嘉會曰

本於乾坤艮巽坎離兌震之八卦故曰八卦八頌即上經八命之頌八故即上經八事

之故以簪占頌以卦占筮然後兩眊其從違而斷吉凶

鄭鍔曰卜筮各立一官占人專掌占龜筮人專掌占筮各
不相干獻公立驪姬卜人知其不可從長之言有謂而發
豈曰專以龜為斷以八筮占八頌事有先以著而筮者又
占之於龜兆之頌也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事有先用龜以

卜者又占之於筮之辭也筮有九此言八筮蓋所筮之八
故事曰征象與謀果至雨瘳謂之八筮亦謂之八故此因
八事之故乃有此八筮乃占於頌頌有千二百以八頌為
占蓋所筮之八事有偶與八頌相符者則從而占於千有
二百中之八至於用龜以卜既成八卦又參之於筮以占
之其所占者乃此八故舍此八故之外不參以筮故曰以
八卦占筮之八故然則占人既用卜又參用筮

愚案頌者命龜之辭故者命筮之辭總言之即邦事作
龜八命之事古者國大事先筮後卜既卜之八筮復舉
已筮之數斷之以龜則曰頌既得之於龜復舉龜所應
之卦參酌夫初焉之筮始之以數終之以理此龜筮通
占之說若夫筮自有九筮則是從筮而不卜之事與此
不同

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
賈氏曰此已下皆據卜言兼云筮者凡卜皆先筮故連言
之○項氏曰凡卜筮者既筮而後卜是卜其所筮○王昭禹曰
著占體占色占墨占圻皆占龜而曰凡卜筮則筮亦
占體也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筮占體於此可見

鄭康成曰體兆象也○賈氏曰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
兆之墨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凡卜欲作墨之時
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為木兆直
下向足者為水兆邪向背者為火兆邪向下者為金兆橫
者為土兆是兆象○劉執中曰體謂龜兆五行之正體與
鄭康成曰色兆氣也○賈氏曰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為
劉執中曰色謂灼龜既兆以成體又
色以示象亦與五行四時相為興廢墨兆廣○賈氏曰據兆之正墨處為兆廣○劉
以墨則史得圻兆壘○賈氏曰就正墨旁有奇墨跡者為兆壘○劉執中曰圻
以傳於幣也圻兆壘謂兆之壘圻有首尾有陰陽有象似而非有非而是卜人
不可不斷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圻有微明凡卜象
其吉凶

吉色善墨大圻明則逢吉

劉執中曰四者共一卦○鄭鍔曰凡卜君與大夫卜史共
泄其事左傳載齊將伐魯宣公卜之惠伯令龜卜楚丘占
之以是知君與大夫卜史俱在然君尊大夫卑卜史又卑
其所占者宜有小大詳略君占其大臣占其小禮所當然
所以各占其一而君視其大體周公為武王卜曰體王其
罔害是也昔漢文帝自代來卜得大橫繇曰大橫庚庚余
為天王夏啓以光大橫者龜文之正橫是其體也橫為土
文帝有土之象然則君占體亦君之吉凶係於其體色則
兆之氣色有體然後有色大夫次君宜視墨之色史又次
於大夫故占其墨卜人又次於史故占其圻太史之職大
祭祀與執事卜曰先儒謂當卜者君與大夫親臨之史掌
書卜人掌作龜故雖卜他事而君與大夫史卜皆與其休

各觀齊將伐魯之事宣公卜之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將不及期君亦不見今龜有咎卜齊伐魯知先公之死惠伯之有咎則是職主其占其身之吉凶亦係乎是用龜以占有圻有墨有色有體可用以為占若夫筮則用著安得有此乃言凡卜筮者蓋筮既成卦則有卦體可占經每言卜必兼筮以為言殆指此而已○易氏曰凡國之卜事君與焉其次則有大夫之占春官大史大卜皆下大夫而此經自有一史之占則非此之大夫此大夫次於君其上下大夫卿如太宰大宗伯大司馬之位卜者歟其次小宗伯師亦以大夫准此大夫所以占色也其次又有史與卜人之占此史所以占墨卜人所以占圻也王氏曰作龜之而圻圻而後墨與色可知卜人先占圻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吉凶事之序也先言占體則以尊卑之序言之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

鄭鍔曰卜筮必有幣以禮神必有辭以命龜卜筮已畢則

取禮神之幣書其占繫之於書

○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

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鄭鍔曰俟歲終計會其所占之中否而進退占人蓋卜之所占驗與否常在後故俟歲終計之○李嘉會曰攷較優劣乃大卜事何為掌之占人蓋占人下士

八人所見異同於此專之其事必不苟

筮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問著曰筮其占易○鄭鍔曰天地鬼神之神妙不逃乎數聖人通乎幽明之故謂夫可以數知故以百歲神著四十九莖揲之以四因所得之多少以為陰陽之爻名之以卦以斷吉凶筮人者專掌揲著之事

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目五曰巫易六

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王昭禹曰易以卦言筮以數言定數然後成卦筮定數於始卦成體於終繫辭曰著之德貞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著始於數數無定名卦成於爻爻有定體

鄭鑄曰大事先筮後卜筮不吉則止而不卜小事用筮不用卜蓋尊龜而不敢渫也大事問於龜則有八命小事問於筮則有九筮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易書也筮事也所筮之事必有其名更咸式目易比祠參環是謂九筮也或謂聖人作三易之書首艮者曰連山首坤者曰歸藏首乾者曰周易書名不同同於九筮何邪蓋天下之事不勝其衆其事之當筮者然後決之以著所當決者不出乎九事是則萬世之所同何獨三代則同邪更與更化之更同國事有可更張此所以筮更

鄭康成曰更謂筮遷都邑也

莊子曰周徧曰咸則

咸之義為皆易咸卦言感人心則咸之義為感也國家欲有所為將以感人心使之皆然此所以筮咸將有所制作而新其法式此所以筮式目謂事目欲有所為未知事目所當用此所以筮目易謂變易也如旱乾水溢變置社稷如諸侯不朝易置其人之類更者更舊也易則有所變此所以筮易

鄭氏曰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

比謂與人相親比易曰外比於賢

又曰比之匪人不知其人果可於比否此所以筮比祠謂祭祀之時日有吉凶犧牲可用與否此所以筮祠車之參乘或可為御或可為右其人可與參乘否此所以筮參環謂致師將戰必使勇者挑之僖十五年秦與晉戰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宣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此所以筮環

○愚案此即是發明注說依字義解去後人疑其未然說見後

黃氏曰九筮占法也猶龜之四兆如鄭康成說則與大卜
八命何異大卜以八命贊筮兆之占占人以八筮占八頌
國之占卜不出此八事者大卜通掌之矣筮人不應重出
且其職曰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則九筮出於三易其爲
筮法無疑矣著法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爲一爻三三九
變爲內卦又九變爲外卦此所謂九筮但每變置名當有
其義雖然亦不敢謂必如此○薛氏曰鄭氏改巫爲筮不可考自巫更
說蓋矣故書謂古者占筮之名謂之巫世本曰巫咸作筮商爲巫咸後世有神巫李咸
蓋祖其名筮人九筮之名自巫更巫咸以至巫環或以其人名書或以其法名書非若
龜之八命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呂氏曰卜筮不相襲者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
不卜也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此相襲者也若大
事則先筮而後卜洪範謀及卜筮晉納襄王得黃帝戰于

阪原之兆又筮之則遇大有之睽皆龜筮並用故知不相

襲者非大事○黃氏曰以上筮協不以筮協卜○王氏曰兼用
一筮一龜爲龜筮

故後之○鄭鐸曰自物有象而後有數觀之則先卜後筮蓋自
無而之有自人求於鬼神言之則先筮後卜蓋自明而之幽也

上春相筮

鄭康成曰相謂更選擇其著著龜歲易者與○鄭鐸曰上春農
龜龜可以血塗筮

則但相視其可用者擇去其不可用者蓋天子
之著九尺大夫七尺士五尺相而易其舊

凡國事共筮

鄭鐸曰國有事而筮則筮人共著以筮故曰共筮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賈氏曰夢是精神所感并日月星辰等是鬼神之事故列

職於此

陳及之曰設官以占夢疑若不急於政事而先王不廢蓋
六夢之證於事不有以占之則休咎不能知欲先事爲備

置也

言凶

驗則夢

驗則夢

夢之

在夏此歲時之不同三陽交為泰天地不交為否春而下降上騰冬則上下不交是天也之會合時在春夏在氣為陽時在秋冬在氣為陰是陰陽之氣各異其歲時觀其會解其氣然後致之於日月星辰天地有會不為二氣有合不合故見於所夢者或驗或不驗既觀天地知其會矣又十二氣知其合矣又視日月星辰以占決之也

一曰正夢二曰噩反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

懼夢

鄭康成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劉執中曰聖人之性正性也其所謂中者乎聖人之情性其情也其所謂和者乎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感而有夢正夢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是之謂正○王昭禹曰非思非非喜非懼而神非有所變故曰正○杜氏曰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劉執中曰若文王寢疾而武王夢帝與我之謂心有思而後夢○劉執中曰若高宗夢○王昭禹曰謂寤時而夢○王氏曰如鄭康成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王昭禹曰謂寤時而夢○王氏曰如

右漢文帝時夢黃頭郎推之上天寤而得之喜夢喜悅而夢○王昭禹曰謂因有所喜而後夢○

熊維羅乃生男懼夢恐懼而夢○王昭禹曰謂有恐懼而夢○劉執中

子再弄之璋李嘉會曰古者生養有道人有常心而精神夢寐與天地

陰陽流通而無間夢熊羆為男之祥夢蛇虺為女之祥魚

為歲豐之兆旗為室家之兆後世人以情遷而正噩思寤

喜懼之念不本於正膠擾於生理之不足事物之不經感

歎歡戚日不足而夜且叢起不可得而占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音萌于四方以

贈惡夢

鄭鍔曰先儒之說於理不通安有一歲之夢當其時則不

占至於季冬始聘而問王焉季冬始問始贈何補於一歲

之吉凶惡夢不善至於是時雖贈亦無及矣聘問也如聘

女之聘聘而來也贈送也如贈行之贈贈之使往也季冬

之月歲旦更始迎新送舊之時也欲王新歲常得吉夢故聘之欲王新歲常無惡夢故贈之如謂人臣有吉夢獻於天子天子拜受亦無是理蓋亦迎新之際聘其吉者欲其來故獻于王者曰自今以後夢皆吉而無凶矣王乃拜受亦迎受福之意也舍萌謂取菜之始萌者而祭也夢者禍福之萌用菜萌以祭示去其萌芽之義○鄭康成曰夢者事之祥吉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于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詩云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旒矣此所獻吉夢

遂今始難毆疫

鄭康成曰今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杜氏曰月命國難九門疎穰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備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賈氏曰子春雖引三時之難惟即季冬大難以此經文承季冬之下是以方相氏亦據季冬大難而言○李嘉會曰季春仲秋季冬皆有難今曰始難者蓋在上始行難禮則諸侯萬民斯可難也

王昭禹曰既舍萌贈惡夢內無覺然後自外至者可索而

毆也

○鄭鍔曰惡夢已去亦不使疫鬼或乘隙而來凡為厲者一切皆絕則惡夢無自而生矣○易氏曰始難所以迎和氣毆疫所以送戾氣

毆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鍔曰疫者陰陽之氣相侵日者人君之表以大明之故能照臨下土若為陰陽之氣所侵其明夷矣明君忌之故設官以視其侵○鄭康成曰魯史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疫

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

鄭司農曰輝謂日光氣也○王昭禹曰十輝皆日傍之氣而其狀貌不同而妖祥吉凶所繫不可不辨○鄭鍔曰觀日之光陰陽侵日則光氣有損是故名其法為十輝

一曰侵二曰象三曰鑑○許規反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

曰敘九曰隤○子今反十曰想

鄭鍔曰案二鄭解十輝之說其同者六其異者四今取隋書天文志之說以為據一曰侵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

侵或曰抱珥背璫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形氣或

形象如赤鳥夾日以飛之類○易氏曰謂陰氣附日而凝結二曰鑄日旁氣刺日

形如童子所佩之鑄○鄭司農曰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燿狀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

上○易氏曰謂陰氣抱日如冠珥而背璫五曰闇謂日月食或曰光脫也○易氏曰謂陰氣蔽日光管然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

八曰敘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璫重疊次序在

于日旁○鄭司農曰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劉執中曰月段

氣○鄭司農曰隋者升氣也○鄭康成曰隋虹也○詩曰朝隋于西○易氏曰陰氣自下而升于上

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青飢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為人獸之

形可思而知其吉凶○鄭司農曰想者燿光也○鄭康成曰想者雜氣有似可想

自周之時已有十名漢儒談災異悉本諸此故隋史載之

掌安宅敘降

鄭康成曰宅居降下也○鄭鐸曰書曰降之百祥曰罔有降格大司樂曰天神皆降保章氏曰降豐凶之祲象凡言降者皆自天

其居者○○氏曰人不安宅則祇祲掌以其法為之安宅次序其凶禍所下

謂禳移之○項氏曰安宅謂有觀妖祥而不安者則祇其

吉者而安之其凶者以敘移避書曰降丘宅土則降謂居

一曰下安人之所居上敘天之所降○劉執中曰十輝祲日各有次舍而十二州有所直焉故堂安

宅其災次敘所降之州但無驚擾深章所謂以詔後政訪序事者是也

正歲則行事

鄭鐸曰祇祲掌於正歲行安宅敘降之事敘述降災之故

為禳除之語以去之○王昭禹曰以豫告于下○劉執中曰行其輝之法以占

歲終則弊其事

鄭鐸曰正歲行之歲終弊之又以驗禳除之有效否弊斷

也斷其然否所以驗之也○李嘉會曰計其占之中否則賞罰黜陟不言可知

通志堂

同豐行義卷四十二

二十

通志堂

東巖周禮訂義卷四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三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鄭康成曰太祝祝官之長○黃氏曰卜祝秩皆高○鄭鐸曰

子建天官先六大大以祝為天官之屬與太宰
大宗同列者商人之制也周則為祝史而已

薛平仲曰卜也者先王所以求諸幽以決吾心之疑祝者
先王所以告諸幽以薦吾心之信此敘官之相為先後歟
太祝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輔之以小祝以見其辭
之不可輕喪必有祝甸必有祝盟詛以結好又有祝作言
語以質鬼神其所關者如此則夫降興上下之神以驗其
昭格之實司巫之職又相與聯事於此也自太卜之職修
而眡稷之官皆足為推測之應自太祝之職修而男女之
巫皆足以為昭答之據

胡仁仲曰醫卜祝史技數也然切於人心而人理之所不能不用者先王之時世掌
其事屬身于官醫以十全為上誤而殺人者有誅大事訊之卜疑事決之卜而吉凶

軍實嘉凡有告于鬼神者必祝史宣其意然後主事者得全其精神而與神明交矣
世不然散于民間取人者無罪驕人者無禁殺人者無誅妙達陰陽之寇有十全之
功者亦莫之旌用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內不反謀諸心外不謀之於士庶精不謀之
於龜筮而卜道以亡噫五禮之不得其理久矣君子漫不知其義祝史豈能知其義
哉故民間惟有疾病則卜而卜者率皆誑言以惑惑之民率破產祀鬼而不求醫至
有收事崇夷之神驅除其祖考而不薦者豈不傷人情逆天理乎是故君天下欲仁
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可行也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鄭鏐曰宗伯以吉禮事天神地示人鬼大祝又以事鬼神
示為職蓋宗伯所掌者禮也大祝以薦信為事用辭而已
故掌六祝之辭所祝雖六其要不過祈福祥求永貞○賈
氏曰此六辭皆祈禱之辭說以告神其事有六祈福祥即
吉祝是也○項氏曰祈則有所請天求永貞即年祝是也○鄭康成
貞正也求多福特取二事為總目欲見餘四者亦有福祥永貞
之事○鄭鏐曰六祝之求非為己之私要使天下均受多
福均保正命漢文帝知祠官祝釐專為朕躬而不為民故

祝

詔罷之豈先王為已計哉○項氏曰六祝所以求福六祈
所以禳禍○李嘉會曰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號九祭九拜
事至不一而以作六祝之辭為先者大祝陳辭於鬼神當
以誠信先之此事鬼神之本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

劉執中曰先儒咸以小祝小祭祀候禳之事以解六辭非
也大祝所以祝大事郊祀天地社稷宗廟大事則用之鄭
鏐曰六祝曰順曰年曰吉曰化曰瑞曰筴見於小祝則有祈福祥順
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孽疾之目宜用以參相發明可也 一曰順祝
謂祈三才協順四海和同○鄭鏐曰祈豐年也順成之方蜡祭乃通
曰年祝謂所祈五氣時若常大有年○鄭鏐曰求永貞也欲民躋仁
壽之域有年之永如父不哭
子兄不憂弟之類 三曰吉祝謂祈斂時五福敷錫庶民○鄭鏐曰祈福祥也身
五福之備無六極之凶是謂吉 四曰化祝謂祈休徵化被六極以為豐氣○鄭鏐
曰禱災

矢變禍亂為和平移哭泣為歡笑是之謂化 五曰瑞祝謂祈順氣成象

天降甘露地出醴泉 鄭鍔曰逆時雨寧風旱也欲時無風旱而時雨應期

風雨順旱災消然後有之故小祝指 六曰筮祝謂祈鬼神龜筮不違于

人大同而卦吉六者皆王者內蘊誠明之德達于天民而

天地合德故祝因郊祀各有其辭以祈報應 鄭鍔曰遠辜疾

請以身代史乃祝冊蓋為筮書以述其謝過之情冀天地鬼神不加罪於其身英祝

之為遠罪疾可知 黃氏曰如讀季梁言曰今民餒而君廷欲祝史矯舉以祭是不

稱其實也 是筮祝恐祝史不能正辭而奉牲 奉盛奉酒醴之際或有媿於其神而祝之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劉執中曰六祝因祭享祀祝之此六祈者特為因事祭而

祈之 黃氏曰皆非常事各有 禮法悖禮亂法則不舉

鄭鍔曰鬼神依人而行好惡未嘗不與人同然亦有時不

同人惡疾癘疾癘或至人惡災害災害或生師欲有功或

不功年欲順成或不順成未必其心皆同故以六祈祈其

同 項氏曰神人一理使是理常相依而行則雖無所祈可也一或不合變故生焉
故必有類造以求之禴祭以告之攻說以責之使神人之情通則福可致禍可攘
不曰通而曰同者以神人不同也然而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同之其有道矣
李嘉會曰鬼神示如何曰同六者之祭不可混雜別之於初則可責鬼神示之同於
報我矣

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烝六曰說

鄭司農曰皆祭名也 鄭鍔曰上帝之尊欲其同也因出

師之時以事類而祈之曰類 王昭禹曰合 先祖之神欲其同

也因出師之時則造廟而祈之曰造舜類于上帝雖因攝

位以事告天然大抵類造為師祭之名詩云是類是禡說

者以為師祭四時有常享不名曰造非有兵事不敢造焉

項氏曰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 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家社乃造于先王此類造之別

鄭鍔曰禴則禳災而會福之祭玄巫所謂掌以時招梗禴

禳之事 王氏曰禴國之凶 荒民之札喪之屬 蓋禳則禳去其災禴則會聚其福

鄭司農曰禋日月星辰山川之祭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禋之

鄭鍔曰攻者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然而旱乾水溢災變不

已是神之罪故以辭攻而責之如小子鳴鼓而攻之之攻

○王昭禹曰攻以治去其害若窮氏以攻榮攻之之屬

劉執中曰說謂以論說祈求若湯之旱告於雩曰政不節

歟使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六

者自責以說天○鄭康成曰董仲舒救日食祝曰昭昭大明載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王昭禹曰以辭責之之謂說若庶氏以攻說

禘之之屬

項氏曰造類禴禴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

劉執中曰王者欲保寧邦國興大利除大害天地鬼神羣

臣兆姓未諭其意情有不通乃因六事以作六辭用通其

情○鄭鍔曰大祝之辭皆告神之語非鼓舞天下之動也○王昭禹曰禮之文待辭後著禮之情待辭後見明以通乎人幽以通乎神皆有待乎辭則上下親疎遠近皆待辭以通上下以位言

親疎以情言遠近以勢言

李嘉會曰作六辭是掌代王言之人合在太史內史小史

之屬今以太祝作之蓋六辭者多於廟中發之其辭無媿

於神則上下親疎遠近之情可通

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

劉執中曰祠謂祠享先王於廟祝受尸嘏于主人曰皇尸

命王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

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奠酢爵再拜稽首

受持黍稷懷之實于左袂○黃氏曰祠用於祭祀所以交接鬼神者皆當有其辭武成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惟有道曾

孫周王發將有大政于商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此亦為祠蓋特祭非常祭也○鄭康成曰祠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

辭之辭也

鄭鍔曰命者述其意以命神如命龜之命蓋有指使之言

如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乃所以命之也○鄭司農曰命論語所謂為命禘謀草創之黃氏曰古者大誥命發於廟臨之以鬼神畢命

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命之于廟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

公其後誥之于廟史逸作冊寶祝冊史官兼祝官歟○鄭司農曰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以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親疎遠近

鄭康成曰會謂會同盟誓之辭○黃氏曰鄭說會同是也盟非也大祝載辭是則盟非先王所貴也春秋傳曰齊威公於丘之盟載書五禁曰無曲防無過糴無專殺大夫無以妾為妻無有封而不告不飲血耳猶當有辭以告鬼神

鄭司農曰禱謂禱于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春秋傳鐵之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

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破骨無面夷無作

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若此之屬

鄭司農曰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誅之曰閔天不淑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

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今難為者故大祝官主作六辭或曰誅論語所謂誅

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黃氏曰凡此皆所以詔告鬼神可以通人情能使上下親疎遠近無所壅隔也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斯之謂矣

先鄭引盤庚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其意是也上下親疎遠近間隔不通甚者則有盟詛盟詛亦有辭

雖非先王所貴猶足以救衰世故使詛祝掌之然則大祝之職任可知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齎號六曰幣號

鄭鍔曰神示百物各有其名以名舉則失於褻易其名而為之美稱所以致敬以尊神明見其肅敬之意大祝掌辨而為之

鄭康成曰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示號若云后土地祇○鄭司農曰牲號為犧牲皆有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豕號謂黍稷皆有名號曲禮曰黍曰薌合梁曰薌簋稻曰嘉蔬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量幣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鄭鍔曰食必有祭示不忘先宗廟之中尸祭有九大祝辨之非賓主飲食之祭而康成皆引賓主之食以言不可不

辨○王昭禹曰飲食必有祭先王所以仁鬼神蓋飲食人之大欲上古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血茹毛非所以養生也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炮以

可以炙以為醴酪而養之具何如孔子曰主命以皮幣告禰載命以行每舍奠焉貴命也是謂命祭鄭引玉藻君命使祭之禮非大祝所辨也衍者餘也尸之餘也下佐食取尸祭之餘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授主人主人以祭是謂衍祭鄭引曲禮主人延客之禮非大祝所辨者炮不煩改字封人云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蓋尸取所炮之豚以祭祀是謂炮祭周亦非曲禮徧祭先鄭謂四面為坐以祭百神是謂周祭振祭擣祭二祭本同所以異者尸未食之前以俎擣于醢祭于豆間是謂擣祭蓋擣則祭之○鄭司農曰擣祭以肝肺祖擣醢醢中以祭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擣于鹽振祭齊之加于所俎是謂振祭蓋振者先擣復振而擣祭則不振絕祭繚

祭二祭亦本同所以異者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此所以為異共祭豈膳夫所共乎廟中則大祝授王以當祭者也

辨九摻音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摻六曰凶摻七曰奇摻八曰褒摻九曰肅摻以享右祭祀

黃氏曰九摻專施於祭祀餘禮亦有拜不備九拜故太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拜致敬也敬莫著乎祭九拜各有所施施不失節而後禮可觀為能事鬼神太祝辨九拜致敬也○王昭禹曰卑之於尊賤之於貴與夫自敵已以上欲通其致敬之誠未有不用拜者非特是也舜拜皋陶禹拜善言太甲之拜伊尹成王之拜周公以至獻民數獻賢能之書王皆拜受此又至尊至貴自屈伏其體以通致敬之誠於其下禮之情大小輕重不一則拜之儀多寡低昂有不同大祝因其事以辨之而已

鄭鍔曰稽之為言久也拜頭至地其留甚久此拜之最重者也頓之為言暫也頭雖叩地頓而便起不久留焉此稍

重者也空首頭略至手其中空濶頭手不相密邇其禮輕矣臣之於君則稽首故魯人告吳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記曰大夫之至不稽首非尊之也蓋避天子耳然以魯成公如晉而稽首晉人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焉季武子曰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惟君是賴敢不稽首此又謬為恭敬非禮之常也頓首自敵已以下用之秦嬴頓首於宣子之前是也空首君用於臣也振動者或云以兩手相擊振動其身今緩人之拜如此左所謂肅敬變動悚慄而下拜也○杜氏曰振讀為振鐸之振動為哀慄之慄○黃氏曰振動在吉禮若今舞蹈也魏碑曲踊三百其類數白禮振動擗踊吉拜則自凶向吉所謂拜而後稽顙凶拜則純乎凶所謂稽顙而後拜陽數奇陰數耦則奇者一拜褒拜則既拜矣又報一拜所謂再拜○鄭康成曰再拜神與尸推手曰揖引手曰肅肅者不下拜俯下其手而復引之見其肅敬之至此軍禮所常用故

曰介冑之士不拜卻至於戰三肅楚使而退是也王於廟中亦有時而當肅鄭康成云肅拜今之擡是也

張氏曰肅者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

釋文曰擡於至切即今之擡

賈氏曰九拜中四種是正拜稽首頓首空首婦人肅拜其餘五者逐事生名依四種正拜而爲之振動凶拜褻拜並附稽首吉拜附頓首奇拜附空首○陳氏曰大祝言禮之重者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褻拜肅拜則頓首振動禮之漸殺者褻拜肅拜禮之尤殺○鄭康成曰享獻謂朝獻饋獻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賈氏曰九拜不專爲祭祀以祭事重故舉而言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劉氏曰大禋祀祭天員丘肆享宗廟大禘祭示祭地方澤

三者禮最大故特言

鄭康成曰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

○鄭鐸曰大祝執之

以號祝既爲之美名又從而告之蓋言主人之明潔若此水火者也

王昭禹曰神鬼示之號則尊神而致之牲蠶幣之號則敬神而致之禋祀肆享祭示皆禮之大者其事特嚴先期於致鬼神示後以祝通其意故先號後祝若夫小祝甸祝詛祝類皆言祝號者蓋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禜之祝號皆事小者故先祝後號小祝大師掌釁祈之號祝亦先號後祝者蓋大師亦國之重大事故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

易氏曰隋謂尸祭之餘釁謂薦血之事二者以誠爲主故亦取乎明水火之用先儒以隋釁在逆牲逆尸之前既未

逆尸安得有尸祭之餘既未逆牲安得有薦血之事遂謂凡血祭曰釁謂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且小祝於大祭祀逆盥盛逆牲逆尸沃盥贊隋贊徹贊奠無非所以佐大祝者豈有小祝施大祭祀而大祝乃施於血祭等禮乎是知隋釁繼號祝之文逆牲逆尸以後方言祭祀之禮○王昭禹曰逆牲則以二裸之後王出廟門而迎牲逆尸則向祭之晨王出廟門而迎尸

王昭禹曰隋釁逆牲逆尸皆以鍾鼓為節大祝則令鍾鼓鄭鍔曰侑食之時亦令擊鍾鼓故曰亦如之右當為侑

即鄭說

謂勸侑尸食

來瞽令皐舞

鄭康成曰皐讀為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王氏曰來瞽則樂師詔之大祝來之皐舞則樂師詔之大祝

令之○鄭鍔曰樂師詔大祝而大祝乃來之令之

相尸禮

鄭康成曰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既祭令徹

賈氏曰祭訖尸諤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王昭禹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然則大祝令徹者令九嬪之屬大宗伯曰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蓋后雖不與九嬪之屬亦與徹事焉

大喪始崩以肆鬯潤尸相飯贊斂徹奠

鄭康成曰肆鬯所謂陳尸設鬯○鄭司農曰潤尸以鬯浴

尸

賈氏曰相飯者浴訖即飯含故言相飯不言相含者太宰

贊含玉贊斂者小斂十九稱在戶內大斂百二十稱在阼階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徹奠者小祝注云奠爵也謂正祭時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為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

言甸人讀禱

鄭康成曰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災大祝為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王氏曰於甸人讀禱則大祝言於舊使知焉

付鄭康成曰練祥掌國事付當為附

賈氏曰附謂虞卒哭後附祭於祖廟練謂十三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此三者皆國事大祝掌之

○黃氏曰似衍國字其孰非國事哉○鄭康成曰掌國事辨護之

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

鄭康成曰大故兵寇天裁癘疫水旱彌猶徧也徧祀社稷

及諸禱既則祠之以報焉○鄭鏐曰國有災故祀社稷之神以弭息之始禱祈終報祠皆掌之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鏐曰大師必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故有宜社造祖之祭祭社曰宜蓋以事宜而祭之非春秋之所報祭祖曰造蓋特造至而祭之非四時之常享此二者國內之禮及軍之所在必設軍中之社於其地以事類而告上帝此二者國外之禮小宗伯所謂帥有司而立軍社謂此也國有事于四望則將戰地之四望與夫軍有功歸而獻于社凡此二事大祝處前告神故曰前祝○鄭康成曰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辭告之○王昭禹曰大祝前羣祝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賈氏曰王與諸侯時見殷見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

鄭康成曰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

賈氏曰反行還祭七廟非時而祭曰奠○鄭鍔曰舍奠之禮所以告至

○陳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

○鄭康成曰

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

李嘉會曰大師先社後廟會同先廟後社大師屬陰會同屬陽故也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王昭禹曰大宗伯言大封告后土今此言建邦國則建邦國為大封矣○鄭康成曰后土社神也○鄭鍔曰先告后土然後分封示不敢專也大宗伯掌其禮大祝則掌告也

告之之時其事用牲其禮用幣以為割裂土宇故用成

焉○王昭禹曰大宗伯不言用牲幣以大祝見之然必於

大祝言之以大祝辨牲幣之號也

禁督逆祀命者

王昭禹曰非所命而祀則在所禁命之祀而弗祀則在所

督○鄭鍔曰大祝掌祀典以未神為職故禁之使不得為督之使不敢祀鄭康成曰有逆者則刑罰焉督正也凡邦國都鄙之祀

皆命於王故命之祀而弗祀非所命而祀皆謂之逆祀命

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鄭康成曰祭號六號○王氏曰頒其所得用之祭號○王

昭禹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名號者先王所以命其實故

天子所用者諸侯不得僭諸侯所用者大夫士不得僭所

以嚴其分也

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鄭鍔曰大祝小祝薦信則一分小大以別尊卑可矣大祝則用下大夫小祝乃用中士等降遼絕如何也余以為大宗伯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大祝亦以事鬼神示為職凡所以事鬼神祇者皆其所掌小祝雖亦以祝為職然不過侯禳禱祠之事雖中士為之足矣

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臯疾

王昭禹曰非祝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皆祭祀之小者侯以候福之將至○鄭康成曰侯之言候嘉慶禳以却禍之方來者禱以先事而求之

○賈氏曰求福謂之禱祠以後事報之言小祭祀將事而繼之以侯禳禱祠之祝號則小祭祀所奉事者亦祝號而已

故并侯禳禱祠言之○賈氏曰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

者皆是侯○項氏曰此三者侯與禱之所因也寧風旱彌裁兵遠臯疾三者即是禳

○項氏曰是三者禳與祠之所用也

劉執中曰有年矣又順萬民為之祭報以祈來歲之豐故曰順豐年

鄭康成曰逆迎也○鄭鍔曰農民之望甘雨欲以時而至故逆之而來

劉氏曰寧風旱謂恒風恒暘皆反休而為咎故祭以寧之

○鄭鍔曰風之偃禾旱之為災皆人所懼故寧之使不作

鄭康成曰彌讀曰救救安也○王昭禹曰災天患也兵人

難也故彌以止之

○劉執中曰彌裁兵亦有祭焉以見王者不得已而用兵

王昭禹曰臯自貽之毒也疾癘氣之作也故遠以避之

○劉執中曰臯自貽之毒也疾癘氣之作也故遠以避之

鄭鍔曰災兵人所畏故欲其彌臯疾人所患故欲其遠

黃氏曰所謂祈順逆寧彌遠與大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所掌皆小祭祀不為辭掌其祝號而已○鄭鑄曰此即大祝之六祝

曰二曰稱之小祝為卑卑則掌其事事之來不常不可以先後序故言其事也

王昭禹曰祝者陳信於鬼神而無愧辭者也於是六者豈徒尚其虛拘之文哉

大祭祀逆盥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

王昭禹曰盥盛所以親耕而自致者在是故大祭祀小祝則逆之所以尊之也五官奉牲而六宮之人奉盥則牲事尊於盥矣故大祝逆牲而小祝逆盥盛○賈氏曰逆盥盛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之外迎饔人之盥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送逆尸者為始祭迎尸而入祭末送尸而出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

○王昭禹曰大者事略小者事詳故大祝逆尸小祝送逆尸送往而迎來也不曰迎而曰逆者猶逆暑謂之逆所以尊也

沃尸盥者尸盥

盥不就洗按特牲少牢尸入于廟門外盥於盤其時小祝

沃水

○易氏曰大祝相尸禮小祝沃尸盥沃盥小於相禮也

○鄭康成曰隋尸之祭○賈氏曰

贊隋者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受尸尸隋祭以韭菹孺子

醢以祭於豆間小祝其時贊尸授之

○王昭禹曰贊隋則大祝所謂隋贊而小祝則贊之贊

徹者大祝既祭命徹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之○鄭康成

曰奠奠爵也○賈氏曰贊奠者大祝酌酒奠于鉶南郊特

牲注天子奠尊諸侯奠角小祝其時贊之○鄭康成曰祭

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以佐大祝非一也

凡事佐大祝

鄭康成曰惟大祝所有事

大喪贊瀕

杜氏曰瀕謂浴尸○王昭禹曰王始崩大祝以肆鬯瀕尸小祝贊之

設熬置銘

杜氏曰熬謂重也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

賈氏曰熬謂熬穀殯在堂時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杜氏曰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

賈氏曰置銘者銘謂銘旌書死者名旣殯置於階西上以表柩

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

鄭康成曰齋猶送送道之奠謂遣奠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興祭祀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劉執中曰旣設道齋之奠又分禱五祀以告王喪之行

大師掌釁祈號祝

王昭禹曰蓋軍行殺牲以血釁鼓以禦妖釁求其所斷焉故謂之釁祈小祝則號致焉而後祝○鄭鍔曰被社釁鼓以除去不祥祈軍有功大祝掌宜社造祖之事小祝掌其

釁祈之祝號

○王氏曰大師掌釁祈號祝則左傳所謂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鄭鍔曰有寇戎則事出不虞兵自外作則出而保郊四郊兆域皆神之所處人心不安神或失所依小祝事神者也故就其所保而守之以安神也社在國內但祀以弭戕無可也鄭康成以保郊祀于社爲一句其說不可用○黃氏曰郊非有司所當祀也直保之祀社而已○王昭禹曰保郊以防患祀社以弭兵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賈氏曰司服注小祭祀謂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其
內小祭祀謂宮中七祀之等小喪紀者王后以下之喪小
會同諸侯遣臣來王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
旅者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此數事皆小祝專掌其事
○易氏曰此皆謂祝號之事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掌大喪勸防之事

易氏曰勸謂執纛居廕前以勸率六引防謂執披居旁以
防傾側

及辟令啓

鄭司農曰辟謂除菽塗椁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檀
弓曰天子之殯菽塗龍輅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
之禮

○劉執中曰天子七日而殯用輅畫轅爲龍先置于西階之上又置棺四重
於輅車之中而大斂于阼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斂于四傍而贊之以椁

加鋪於棺覆以梓材然後畢塗四面雷屋故曰菽塗龍
輅凡七月而後葬則喪祝命役人辟除其塗令啓棺啟

及朝御匱乃奠

鄭司農曰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爲御
柩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其哀離其室也故至
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劉執中
曰商人始

死斂訖即以柩朝於廟而殯於祖七月而後葬周人殯於路寢
七月將始朝於廟先適禩廟七廟後至始祖之廟而出葬焉

故春秋傳曰

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于

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又曰丙午

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賈氏曰御柩者發殯宮輅車載至廟喪祝執纛居前以御

正柩

鄭康成曰乃奠朝廟奠

○賈氏曰乃奠者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
從柩從彼奠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

棺西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
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

王氏曰朝朝廟也奠奠柩也以祝御匱則象其生時及祖飾棺乃載遂御

鄭司農曰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將出則祖也故曰事死如事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或謂及祖至祖廟也○易氏曰又及祖惟荒以飾棺乃移所載匱車於庭中遂為之御六引

鄭康成曰御之者執翽居前卻行為節度及葬御匱出宮乃代

王氏曰既御匱出宮後祝代之執事

鄭康成曰喪祝二人相與更也○劉執中曰出宮乃代者至於外則鄉遂師代之

及壙說載除飾鄭司農曰壙謂穿中也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

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

小喪亦如之

易氏曰小喪謂王后及世子以下之喪亦如其殯葬次第掌喪祭祝號

鄭康成曰喪祭虞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易氏曰以虞易奠皆有祝號

王弼則與巫前

鄭司農曰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秋傳曰楚人使公親禭公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

○賈氏曰桃者鬼所惡茢莢常所以掃不祥桃茢二者祝與巫執之執戈者是小臣也按喪大記小

臣二人執戈並於前二人立於後

禮記

通志堂

五百八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劉執中曰周勝於商取其社以祭之故曰勝焉弁上以絕天之陽也棧下以絕地之生也北其牖而祭之爲其國亡也故使喪祝掌其祀事

○賈氏曰君自無道被誅社稷無罪故鄭謂存之重神也

○陳君舉曰不止

是也存先代之後忌子卯之日陳垂和之器古人如此皆有深意如詩云有客自馬助祭于廟皆是此意若曰商之聖賢六七作豈謂其處此哉皆警戒修省之意作夏社與此同意○王氏曰勝國邑之社稷喪之類故喪祝掌其事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賈氏曰言掌事者雖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掌之兼主斂事故總云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鄭鍔曰王田必於甸

故田獵之祭名祝爲甸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杜氏曰貉讀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是類是禡爾雅曰師祭也○鄭康成曰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

○劉執中曰田以習兵教以戰陣而後乃田故亦禱焉

○鄭鍔曰肆師掌爲位甸祝掌其祝號而已

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鄭康成曰舍讀爲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鍔曰將出田必行釋奠之禮以告于廟乃載遷廟之主以行其載以祖爲主故舍奠于祖廟○鄭司農曰禰父廟○鄭鍔曰禰則但祭而不載言亦如之謂其舍奠也○李嘉會曰四時之田亦近邦耳必舍奠于祖禰者爲人君出入不

可不謹重也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

鄭康成曰師甸謂起大衆以田也○王氏曰凡言師田師不必田田不必師今此言師甸其事皆甸又甸祝所掌是用師以田而已

鄭鏐曰田畢虞人植旌旗於所表之處令獲者各致禽其中甸祝則會而屬之使禽獸以類相從○王昭禹曰致禽屬禽山澤之虞也

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

鄭康成曰饁饋也以所獲獸饋于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王昭禹曰饁獸者司馬

鄭康成曰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項氏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王氏曰小宗伯言頒禽此言斂禽相備

鄭鏐曰此小宗伯大司馬之事甸祝則爲之祝也

禩牲禩馬皆掌其祝號

劉執中曰禩禱也禱牲禱馬者又因斂禽以祭牲牢之神求其博碩肥腍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六閑四種孔阜奕奕詩云吉日維戊旣伯旣禱其此之謂乎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詛謂祝之使沮敗也

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禴之祝號

鄭康成曰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賈氏曰按秋官自有司盟之官此兼言之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與載辭

易氏曰歃血以詔明神謂之盟渝盟則詔明神以極之謂之詛○鄭鏐曰所謂盟諸大門之外詛諸五父之衢則盟與詛不同春秋諸侯皆以一時之事言不

相信故盟以結之耳然亦有詛焉如鄭伯使出殺犬雞以
 詛射穎考叔者非詛乎鄭以大事用盟小事用詛非也盟
 也詛也類也造也攻也說也禴也禴也凡此八事皆掌告
 神之祝號其六則大祝之六祈也祝號乃掌於此蓋盟詛
 之時用此六祈則掌之也○賈氏曰類造以下即大祝六
 祈大祝不掌祝號故此詛祝與盟同為祝號○王氏曰於
 人也盟詛以要之於鬼神也類造攻說禴禴以求之民之
 所不能免也先王與同患焉因為典禮置官以掌之彌亂
 救災於是乎在矣

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鄭康成曰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黃氏曰祝號非辭盟詛有辭載其所
 以盟之故而要結於鬼神○賈氏曰人多無信故為要誓之辭
 對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敘國之信用○王昭禹曰國之信用謂王國為載辭以使人信而

用之有先後之序焉

鄭康成曰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
 修德而虞芮質厥成○劉執中曰劑謂盟約之載謂彼不
 信而渝盟以負于神故敘國之信以詛之于神用以質邦
 國之劑信俾明神信其劑而降禍於渝者則天下無敢持
 不信以事其君無敢渝盟以事不信○鄭鏐曰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則掌為之辭其辭則敘述土國之所信用者非後王所偽為也諸侯祖先受先王誓言告之辭書於質劑傳以為信固可以為驗也使為諸侯者歸而求之故府知夫故事則無敢不率者○李嘉會曰盟詛帝堯之所去惟苗民罔中于信則用之今詛祝作為載辭所以輔其信於悠久而安人心於無所反覆特不可廢盟而為長亂之道必繼以質邦國之劑信者觀春秋之鄭履寧盟於上國慮大國一時之言或偏徇而難從必盟載作於王朝則邦國之要約乃可質以為信

易氏曰王者以信待人故天下不期信而自信焉用是歆
 血之盟與夫渝盟之詛哉先施於民者信而已然後以盟
 詛輔之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黃氏曰卜祝巫史皆世官巫秩中士巫咸又王家大史下大夫大史司寇蘇公皆為公卿先王取士可見○鄭鍔曰薦信於鬼神固不可以無祝史既有大小祝又設司巫與羣巫何邪蓋巫與祝異祝則以辭告神巫則神所降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故國家用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分而言之有覲巫之異合而言之皆謂之巫巫既多故立司巫以統之陳蘊之曰先王之時安有巫詛之事今特設巫祝一項官十餘員周公豈好誣者正是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神之道與堯命重黎相似重黎雖不是巫亦是此意到漢無此一項官淫祀諂祭無所不有遂有巫蠱之事看漢如此淆雜方知周公之意思深長

掌羣巫之政令

王昭禹曰司巫為羣巫之長故掌羣巫政令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王氏曰帥女巫巫也不言女以女巫見之

鄭康成曰雩旱祭也○賈氏曰春秋緯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

王昭禹曰陽亢在上阻陰而旱帥巫而舞雩所以助達陰中之陽

鄭康成曰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賈氏曰月令大雩帝習盛樂據天子雩五帝

按彼下文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百縣謂畿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百辟卿士即古上公勾龍柱稷之等○鄭司農曰魯僖公欲焚巫庭以其舞雩不得雨

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

杜氏曰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劉執中曰恒常也謂鬼神皆有恒德人而事之不以常道則為災故造巫恒者改過自新作巫之常道以彌災患子曰南人有

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黃氏曰鄭謂當按視所施為直接視之非造也蓋事當從宜不必盡用故謂之造○鄭鍔曰巫者穰變之術難以一定言故曰造巫恒言造為其所恒行之術○鄭康成曰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

當按視所施為

祭祀則共匱音丹主及道布及菹館

杜氏曰匱以器名主謂木主

○鄭鍔曰主在廟則藏於石室謂之宗祏及合祭於廟則以匱盛而至祭所祝取主

而匱退

道布新布三尺

○鄭康成曰道布者為神所設中雷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凡○鄭鍔曰道妙無方神者得之故所用中

鄭康成曰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菹若今筐也士虞禮曰苴刈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坵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八東席上東縮○鄭鍔曰菹者茅也鄉師所謂共茅之館舍然謂茅託於其中也主先匱菹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匱

共菹以筐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鄭鍔曰三者皆司巫所共以其與神交

凡祭事守瘞

鄭康成曰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鄭鍔曰祭有瘞埋牲玉之禮禮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不止地示宗廟之中亦有瘞繒之類祭而瘞埋祭之終也司巫守之俟禮畢乃去見欽神之至也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鄭康成曰降下也

○賈氏曰人死骨肉下沉於地精魂上歸於天地與神人通故使巫下神

○王氏曰巫

神所降故喪事有巫降之禮焉盡愛之道也

黃氏曰其禮雖亡其意猶可知先王之於鬼神察矣故曰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知鬼神之情狀

男巫無數

鄭康成曰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王昭禹曰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通而言之皆巫矣楚語之言則是謂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誤矣神降之然後在男曰巫在女曰覲故男巫女巫巫皆不豫爲員數掌望祀望衍授號

王昭禹曰祝與巫皆事神者故巫所以佐祝凡祝所掌之祀禮巫則掌降其神焉此所以掌望祀望衍也望祀謂凡祝所祀之神男巫則望而降之望衍謂尸祭之餘尊而祭之凡祭之衍祭是也男巫於衍祭亦望而降其神○黃氏曰之類是望衍小祭祀如四方百物之類是衍之言多也既多矣不正則爲黷秦漢以來淫祀何可計數康成改爲延協於大卜之衍祭其曰延而進之獨用幣義亦通杜氏曰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鄭鑄曰授奉祭之人以神之號使其知其爲某神之至爾

鄭康成曰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禴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

旁招以茅

鄭鑄曰用茅以招之神來無方其招亦非一方也故曰旁招茅之爲物柔順潔白惟潔白可以見誠敬之心惟柔順可以致懷柔之禮

劉執中曰男巫掌侯禳之小祭游魂浪祟失位無依而爲屬於人者則望其方而祀之黍稷菹脯兼衍而祭亦以不祥無名之祟倏忽爲禍者則望其所而衍祭之其有名有依不安其所而耀其虛怪以病乎人者則因其所歸而祭之以授其名號旁招以茅謂將祭於三者則於偏旁幽僻之地束茅以招之然後望授焉

冬堂贈無方無筭

鄭鏐曰冬則贈送不祥與季冬贈惡夢之贈同

○李嘉會曰占夢所贈止惡夢

也若司巫凡有不祥者皆贈去之

凡送行必自堂始自內而外故於堂上行贈

送禮以送之其送也無定方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其路則

無筭數或千里或萬里欲其去之之遠

○劉執中曰冬者歲之窮理宜推故以納新者也況

堂乃人之所寢而安之者不宜有邪氣以妨春陽之來不宜有妖祟以礙吉祥之至故男巫以脯醢幣帛遠堂而贈以遣之故曰無方小大多少莫不除之故曰無筭

春招弭以除疾病

鄭康成曰招招福也弭讀爲救字之誤也救安凶禍也招

救皆有祀衍之禮

劉執中曰春陽既來則亦祭以招吉祥以弭去邪祟則疾

病可得而除今之男巫尚有然者豈古之遺法歟

鄭鏐曰冬則日星窮而歲終故行堂贈之禮春則歲事之

初禍福所由始行招弭之事

王弼則與祝前

鄭康成曰巫祝前王

○賈氏曰喪祝云王弼則與巫前

二官俱在王前也

○李嘉會曰王弼祝可往也巫何與焉祝則以辭巫則用桃茢以除害也

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節卿曰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隨所在而祭之故在內則

女祝在外則有司巫而男巫女巫又各有別內外不敢互

用也

掌歲時祓除釁浴

鄭康成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

以香薰草藥沐浴

○賈氏曰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爲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祓浴是也

○鄭鏐曰

每歲以時祓除釁浴其宮中之事乎

○王昭禹曰求神以去凶禍謂之祓若社之類是也除舊以致

新謂之除若以除疾病之類是也○項氏曰釁器以厭妖沐浴以去惡若此者歲時有之女巫皆掌其事

李嘉會曰既曰歲時非止上巳意宗廟之神主以香薰草

藥沐浴之也及宮人有疾病則祓除之後世祖行之以爲

早暝則舞雩

賈氏曰此謂五月以後脩雩故有早暝之事暝熱氣也○

劉執中曰常暘則大旱矣帥女巫而舞助陰氣也○鄭司農

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吾欲暴巫而巫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

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鄭康成曰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賈氏曰與天

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

王氏曰歌以致神哭以祈哀○鄭康成曰有歌者有哭者

冀以悲哀感神靈○李嘉會曰歌與哭兼之者若五子

孫氏曰祠祀禴禳本於人心之不能免者聖人既因之以

為節文鬼神巫覡出乎天道之不可測者聖人亦存之以

銷怪妄後世儒生學士乃欲一切絕之不知其不容絕也

夫大祝小祝用之宗廟朝廷可也宮闈嚴密之地亦有女

祝以供祭祀之役先王不慮其蠱惑兆釁何哉蓋命之為

祝而領之天官乃可以盡奉祀之誠而習禮法之正凡非

其鬼而祭之者不容入矣男巫女巫凡以神士者皆不限

其數而錄用於官府蓋必神降之而後在男為巫在女為

覡凡以神士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亦本於天

象而狀其神位者也鄭氏曰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

法故聖人用之夫聚之官府而不散於鄉黨水旱疾疫為

民以祈而鬼神矜饗乃見先王慮事之周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四十四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鄭康成曰大史史官之長○林椅曰巫史卜祝宜以鬼神為類彼六典八法八則八枋皆治職事類也顧列于此者謂宗廟之典祐歟○鄭節卿曰大宰命今大史必與焉書之顧命國語藉田之事類皆可攷

愚案史官公道所係清議所出君相有一過舉史氏直書此所以權重宰相列之春官雖大宰不得統攝之

鄭鏐曰禮記言天子建六官先六大曰大史大祝今大祝大史皆以下大夫二人為之無乃祝史之史曰不然昔季梁謂隨侯曰祝史矯舉以祭子木言武子之祝史陳信無愧辭而禮記又云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是乃祝史之史今此官掌典法則掌約劑掌正歲年頒告朔掌祭祀卜日讀禮書掌朝覲執書以詔王掌大師抱天時掌大遷國

抱法掌射飾中正左傳所謂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底日者

也○鄭康成曰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王氏詳說曰大史雖非卿而實卿之職此所以居史官之上日官不在六卿之

數而位從卿是乃大史之職昔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

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秦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

書漢司馬遷之祖本出重黎之後掌天官遷之父談稱大

史公遷亦稱大史以天官治太初之曆與此大史所掌無

異雖與大祝同為下大夫非其倫也○薛平仲曰有卜而後有祝有

載之昭昭之顯天理人事相為貫通此小祝巫史之所由敘次記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又曰大史執簡記春諱惡此蓋夏商之遺制而成周所以

分之以小史別之以馮相保章而大史實總之

王氏詳說曰禮記玉藻有左史書動右史書言是記有左

右史然以左傳考之左史即大史右史即內史襄二十五

年傳載大史書崔杼之事非書動乎僖二十八年載王命

內史策命晉侯之事非書言乎書曰大史友內史友是之

謂也

禮庫曰古者史官不易業不兼官不貳事如周之史佚魯

之史克晉之史蘇史黯史趙史墨皆世世掌之後來亦略

有此意如大史談之後有遷班叔皮之後有孟堅劉知幾

之後有劉餗近日乃百官遷轉之地古人惟史官之流不

易業卜官樂工亦世世掌之此其所以精歟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

逆都鄙之治

愚案典法則字說見大宰逆字說見小宰

王昭禹曰建者作而立之大宰以道揆者也大史以法

守者也以道揆則所建者法之所自出以法守則所建者

書之所自成史以掌官書為事所謂建特作而立其書以

道制法有不與也○鄭鐸曰典法則小宰武大宰之治司會致用財之數其書則建於大史書者不刊之典苟無其書雖大宰之尊亦

五言七
無所稽改謂
之建也宜哉

李嘉會曰六典曰建法則不曰建何也如大宰之建六典
蓋政賦以隨凶豐刑典以隨亂乎故曰建今大史所掌者
年歲尤當隨年歲以爲設施所以必建也若八法八則有
常法矣守之可也

凡辯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鄭康成曰謂邦國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易氏曰刑
之以司約之法而刑之○王昭禹曰上之制下以有法也
其書皆藏於大史有疑焉則使辨於大史而攷之不信者
是謂非法其刑之宜矣

林椅曰五官具見之法多有其目而無其數蓋周公宅百
揆總其綱於上其數在有司故也若大史辨法者攷焉六
官之法當盡在是矣

愚案三代之時有議論而無誹謗有面辨而無腹非朝
廷法度至使天下之懷疑者得以致辨而上之人又反
覆考正之當是時下無撓法之心求質其所未安上無
恃法之心求釋其所未信辨者旣明攷者旣當起信險
膚者猶肆其利口以阻亂吾之法則焉得不絕之然則
未信者吾與之開導反覆不信者然後刑之則古人之
忠厚可見矣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
登

黃氏曰劑不獨券書詛祝質邦國之劑信凡有約者皆有
劑司約所謂大約劑小約劑是也小宰聽賣買以質劑亦
謂有劑可質

鄭康成曰貳猶副也○賈氏曰以貳六官者六官各有一

通大史亦副寫一通也六官之所登者約劑相續不絕在

後六官更有約劑皆副寫一通上於大史以藏之

○黃氏曰觀文意似多一

六官字邦國都鄙萬民約劑六官既登之又藏於大史所以副貳六官

○易氏曰司約以其約劑登于六官又以其副登于大史為六官之貳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

者殺蓋六官所藏約劑有登于司約而藏焉者大史又藏

焉則以貳六官所藏及其所登者參之攷之故也

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黃氏曰辟之為言正也大史掌邦法若約劑紛亂抵冒不

可攷則以法正之

愚案法字疏家以為約劑不如黃氏作邦法辟字鄭鑄以約劑藏於故府登篇乃

見故以辟為開不如作邦法以辟為正不如作開辟若六官約劑亂大史辟開所

藏之貳亦好書言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正之以法

是非曲直自不可掩然猶估亂器訟刑不容已

易氏曰刑之與上經同

鄭鑄曰邦國都鄙之君與所治之民上下相臨猶有待約

劑為信攷左傳鄭定公與商人世有盟誓相信曰爾無我

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然則國

君與民有時而用約劑也藏於大史者蓋彼以聞於王朝

之六官六官以登於大史其藏也所以貳六官備遺忘若

此等約劑邦國都鄙有之六官有之大史亦有之時移世

變久而或亂君民相疑入而質證於王朝則大史辟啓舊

藏觀其所登辟法以示之猶有不信者非不信吾法是終

欲亂其約劑也可不待以刑哉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

賈氏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

立春節雨水中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

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數一名中氣節氣有入前月法

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而則為歲朔氣而則為年假令十

通志堂

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而此是中數曰歲中朔大小不齊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須置閏以補之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矣

愚案此以歲年作朔數中數說

鄭鏐曰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謂之歲用建子謂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如正歲則讀法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之類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之類大史正歲與年而次序其事頒于官府都鄙使以次舉先後不失其序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事是亦併與歲而皆正也

愚案此以周人建子兼用夏正說極是爾雅云周曰年夏曰歲經所謂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讀法朝會

等事用之而歲則便於事功然有合用周時之正亦有合用前王之正不可不正之以敘其事也豳風七月一詩稱一之日二之日與夫七月八月即此義孔子作春秋亦兩存之書四時而兼月用時王之正則建子書四時而不月則行夏之時而建寅如書二月無冰以夏正論之二月春暖無冰亦是時之常不知此二月乃用周正夏之十二月

王昭禹曰王國之事時定矣然後可以及邦國故繼之以頒告朔于邦國

頒告朔于邦國

鄭司農曰頒讀為班班布也○鄭康成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

○鄭鏐曰惡其下告也故不曰頒正

王昭禹曰玉藻曰諸侯皮弁聽朔于大廟吉月必朝服而朝則古人重朔如此文公四不視朔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賈氏曰此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傳謂之視朔視者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胡伸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天度之一故歲則周天月小餘之一故歲復減六積三歲未周之度與所減之日乃置閏

鄭鍔曰治曆明時非置閏則四時無自而能定閏雖可以定四時然斗指兩辰之間天無是月也大史則詔王居門何邪以月令攷之王者之位春則青陽之左右今夏則明堂之左右个秋則總章之左右个冬則元室之左右个閏

月非常月也大史詔王居路寢之門其意以為門者往來不窮之地閏乃天道所由以變通也王者終月聽政於此示變通之意也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其說出此故黃氏亦云明堂有四門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居門者聽朔於明堂中還處路寢門中終月以閏非常月故無常月故無常居之處案玉藻曰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言立云者是謂聽閏月之朔於明堂門中此云居門終月言居云者是謂聽朔而退居於路寢門中若夫非閏之月則聽朔於路門之外而寢於燕寢矣○楊謹仲曰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是天子聽政之堂故有四門八窓七十二牖取其明也非獨以祀上帝而已今鄭以此居門為路寢之門疏復以為明堂路寢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而曰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以為聽朔疑其為宗廟此既言居門終月非特聽朔可知況天子班朔于諸侯藏之祖廟室朔告廟而受行之此諸侯事也今以天子居十二堂為聽朔可乎又曰若在明堂告事之時立行祭禮無居坐之處以為明堂無居坐之處疑其為路寢此既言居門與月令居青陽大廟居青陽左右个通閏月不居大廟及左右个乃明中門則居明堂矣惟於宗祀明堂無居坐之處若平時聽政焉得無居坐之義

○李嘉會曰十二月天子各有所居者月令之說月令呂不韋集諸儒而作三代無明文今曰詔者得非閏月不常大史詔王居門以應之以順上天裁成制度之義其餘則有常居不在所詔矣

王昭禹曰王之居門凡以應天而已終月者所以成其事

也大史則詔王而已

易氏曰於正歲年而言序事則知官府都鄙以敬民為主於頒而言告朔則知邦國以敬王為主於詔王居門而言終月則知王者以敬天為主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鄭康成曰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易氏曰大祭祀之禮有所謂羣執事此言與執事卜日則卜日之執事而已大宰大宗伯則涖卜之執事所謂大夫占色是也大卜卜師占人等則卜龜之執事所謂卜人占圻是也大史以下大夫為春官之屬不敢言帥而言與者史與之占墨故也若六官以下皆有事於祭祀則謂之羣執事

賈氏曰戒謂散齋七日宿謂致齋三日當此日與羣執事

預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王昭禹曰祭之事繁矣具載於禮書之文故讀禮書按其文而協其事之所當共也○鄭康成曰協合也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易氏曰祭之日羣執事之位亦不一矣亦皆見於禮書之所載大史執書以辨其位故曰次位常

○賈氏曰執書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以次位常者各居所掌位次此一定常行不改故云常也○鄭康成曰謂校呼之教其所當居之處

鄭鍔曰有受誓之時有宿齋之時合羣有司讀禮書以示之使無事不協至祭之日執前日所讀之書以次序其祭位所常行之事而已

辯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鄭康成曰謂抵冒其職事○鄭鍔曰有來辨其事者用舊書以攷焉有不信者誅之告之有素則誅責之所謂國有

常刑也

王昭禹曰法者上之所以制下辨而不信其罪重故刑之事者下之所以事上辨而不信其罪輕故誅之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

鄭鍔曰大朝覲會同列國君臣咸在有國之人有小國之人合五等之國案禮書以示之使無國不協○鄭康成曰亦先習錄之也

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賈氏曰將送也幣謂璧帛之等王者與諸侯行禮之時大史執禮書以告王使不錯誤

李嘉會曰讀書則與衆同讀參所見以共協其事也執書則執書之常然以定其位常之不可易也以書則即禮儀之等級品物之高下一皆聽之於書而已如是既定然後

執書以詔王在上者不可得而私在下者不可得而變君臣上下一由乎規矩典常之內此書者史之所掌也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鄭司農曰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大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王氏曰謂抱以知天時之器○項氏曰知天之書○易氏曰天時兵家趨吉避凶之書方師之出也筮人之職固已有巫環之筮環人即其筮以爲致師之舉孟子所謂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

鄭鍔曰用兵之際欲卜勝負則上觀天時下聽軍聲大史

主曆數者大師主吹同律者其職雖異其事則相須必使

大史抱天時之式與大師同車共載庶上觀天時以參所

聽之聲既審且達勝負立決也

○李嘉會曰大史以曆知天大師以樂知兵彼此參合則吉凶可以明矣

大遷國抱瀾以前

鄭康成曰法司空營國之法抱之以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鄭鏐曰國或大遷如盤庚遷亳成王宅洛之類抱遷國之法以前蓋相其陰陽而定宗廟社稷之位不可無故常之法

大喪執灋以涖勸防

易氏曰法者六引六紼之法○鄭司農曰勸防引六紼○愚

案說見喪祝

王昭禹曰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大史執法以涖之而已遺奔戰反之日讀誄

鄭康成曰遺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獻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其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賈氏曰曾子問云惟天子稱天以誄天道又於南郊制天子之謚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然則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遺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謚○黃氏曰瞽誄其德

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誄

凡喪事攷焉

鄭康成曰為有得失

小喪賜謚

黃氏曰小喪王子弟之喪鄭謂卿大夫非也卿大夫賜謚讀誄小史掌之○賈氏曰大史賜之謚小史讀之故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誄大史特往賜之小史至禮之日往為讀之知義然者見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

八射事飾中舍音釋筭執其禮事

賈氏曰飾中者謂飾治使潔淨也○項氏曰中以盛筭筭以記中筭多則勝方射之時設筭於中大夫兕中士鹿中皆取服猛之義○賈氏曰鄉射大射筭皆於中內設八筭於中內耦升將射大史取中之八筭執之待射中則更設於中待第二耦射第三耦皆然

鄭鏐曰諸侯之制射於國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

虎中中盛以筭其制尺有二寸則知天子之射中或以皮樹或以閭虎射中則釋筭以記其中之數舍釋也大史釋之者職當記注故以記其中之數也疏謂射之禮事者射之先則燕禮也余以為言執其禮事則非特燕禮可知凡射時之升降揖遜皆禮事也書掌於此則禮事宜執於此守而勿失者謂之執

黃氏曰射人與大史數射中射人主皮大史治體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邦國之志音繫反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鄭鍔曰或謂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司農謂邦國之志乃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康成謂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邦國與四方

初無以異分爲二官之所掌二鄭亦分爲二說何耶曰不然四方之志乃周志鄭志之類若夫邦國之志非雜記邦國之事乃志諸侯所出之世繫與其廟祧昭穆之志如魯出於周公鄭出於桓公晉出於叔虞世繫綿遠傳序寢多昭穆久而或亂王朝亦有志以記之小史掌其志真其本繫之所出與世數之遠近○鄭司農曰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小史主定之替朦諷誦之又辨其昭穆若其國有事則詔告之以王朝之忌諱使無犯焉○易氏曰王朝有事如賓祭之禮則小史詔王之忌諱忌謂先王終日諱謂先王之名詔王於行禮之時使之知避是數者小史專之所謂邦國之志如此說者疑所真之繫世所辨之昭穆非諸侯國之事殊不知王之繫世與昭穆非小史之所能掌以經攷之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又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則王朝屬籍所付不輕矣後世立宗正一司以掌玉牒此豈小史事今云掌邦國之志又云詔王之忌諱王豈庸不知有事之時始

以詔王此何理哉陸田曰秦興滅學小史職廢繫世昭穆失其本宗及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諸名世家乃知姓氏所由出至賈弼有姓氏簿狀賈希鏡有姓氏要狀唐李奇有肉譜郭冲有姓氏錄路敬韋述之徒傳之不一惟辨昭穆使不相亂昏姻得之而有別視疎得之而有屬則姓氏之學其可忽國語教之世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休懼是則姓氏又可以示天下後世之勸戒姓非天子不可以賜氏非諸侯不可以命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賈氏曰此大祭祀唯謂祭宗廟三年一祫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俎簋也○鄭鍔曰大祭祀大史讀禮書矣小史則讀禮法以戒百官也禮書者祭祀之典故禮法者祭祀之戒令既讀法則令其官八人以禮書敘次昭穆之俎簋簋以盛黍稷俎以載牲體昭穆有尊卑俎簋之數有多寡案典故以敘之○李嘉會曰因昭穆而敘之不致典祀而豐于昵

黃氏曰大史之屬史八人史掌書以書敘昭穆之俎簋謂此史也小史主定繫世辨昭穆故并史事敘於此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

其小事

鄭鍔曰賓客會同之事則為大史之佐小事禮法者已得

專達之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鄭康成曰其讀誄亦以太史賜謚為節事相成也

馮音息亮相音息亮

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視天文之次序天文

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

宿離不貸

○鄭鍔曰古者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以占視天象其臺巍然而高則觀天者得以乘高而相視之故名曰馮相氏

鄭鍔曰質之堯典四時平秩之文此馮相氏乃羲和之職

然只用中士為之疑其職卑其實不然帝堯之世止羲和

四子耳周家正歲年頒吉朔有大史以下大夫二人為之

又有馮相氏又有保章氏殆不一職官尤詳備若此奚可

以尊卑論邪

掌十有二歲

鄭康成曰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

愚案疏注歲星太歲之說乃古今成說然猶有未明者蓋歲星逆行於每月日月所會在天之十二次自丑而子自子而亥戌者也太歲則順行於每月斗柄所建在地之十二辰自子而丑自丑而寅卯者也凡斗柄所建即是太歲但斗柄每月移而太歲則一年始移耳

王氏詳說曰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行在斗曰星紀在女曰元枵在危曰娵訾在奎曰降婁在胃曰大梁在畢曰實沈在井曰鶉首在柳曰鶉火在軫曰鶉尾在氏曰壽星在心曰大火在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鄂

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左行者謂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右行者謂自北而西自西而南自南而東至於日月之行猶是也天道左旋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故日行北陸為冬西陸為春南陸為夏東陸為秋然歲星行天一歲移一辰率百四十四歲而跳一辰若再跳則曆又改矣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者以此

十有二月

賈氏曰十有二月者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鄭鍔曰正月為陬二月為始三月為寤四月為余五月為皐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元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是謂十二月之位

十有二辰

賈氏曰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等

○劉執中曰謂所舍之次在天為次在地為辰

十日

賈氏曰十日謂甲乙丙丁等

二十有八星之位

賈氏曰二十八星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之等位者總五者皆有位處五者皆依四方四面十二辰而見

辨其序事以會天位

鄭鍔曰歲月辰日星在天之定位各推其所在欲人之行事不違乃辨其先後之序以會之如春則平秩東作欲合乎日中星鳥之時夏則平秩南訛欲合乎日永星火之時以至民之析因夷隲國之寅賓寅饒凡事之敘皆求合乎天是之謂會堯典之平秩所以謂之辨秩者正此所謂辨

其序事

○王氏詳說曰伶州鳩對周景王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此所謂五位案武王伐商以十一月十一日戊子於夏為十月是時歲星在張故曰鶉火房為駟月行至房故曰天駟日行至箕故曰析木戊子後三日為周正月朔日月會於斗故曰斗柄是月辰星始見於元枵故曰天元元枵一名天元歲日月星辰此五位也以會天位亦猶是歟

黃氏曰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曆推其數象占其行大史掌曆馮相氏象之日月星辰皆動也雖有常度而不免或贏或縮其差常在毫釐眇忽之間積而漸遠故古人有曆則有象隨而正之歲星大約一歲歷一次十二歲而小周故以位定歲歲十二月日與月合於十二辰是為朔相直為望此月之位故以定十二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日行一度自甲至癸為十日天運一日一周二十八星每月更迭昏旦中日日而差積十日為一旬積三旬為一月積十二月為一歲此日之位故以定十日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馮相氏於此平辨之以合於歲月日之位而知曆之精疏中

否此其大法也

又夏致日春秋致月

王昭禹曰日為陽而實故致於長短極之時月為陰而闕故致於長短不極之時○鄭康成曰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否○陸佃曰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高闕曰極百十五度則晷短而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高闕曰冬至至日去極六十七度則晷長而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中而表景七尺三寸夫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升故為溫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則為涼為寒若日失節於南則晷

過而長為常寒失節於北則晷退而短為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行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立冬冬至北旋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然日之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然觀君居中而逸臣旁行而勞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威損與君異勢盛與君同月遠日則光盛近日則光缺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足信也○劉迎曰馮相氏但言十二月十日二十有八二分之中而致日月耳不必謂以上圭致日景也

以辨四時之敘

鄭鏐曰辨字本亦作辯說者謂見景之至否可以辯說其

啓刻以正閏餘使四時之敘無有差忒○黃氏曰夏至日景極長冬至日景極短春秋分平日景平則日亦平致言長短與平各至其數四時之氣定矣於是而置閏所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黃氏曰推步雖精星辰日月之動晷度從違吉凶之證著焉則又設官以觀占之名曰保章氏保安也章明也占天

象以詔救政務在保安時變章明天意不為恠誕誰幻○

康成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鄭鍔曰詩云俾彼雲漢為章于天蓋言星辰昭回于天之章其者象也章章可觀為國家者仰察其垂象之文可知為政之得失

劉氏曰馮相氏考諸歷數以知天道者保章氏占於天象以察時變者也○鄭鍔曰二官俱以氏為名意以為天象固非常人所能知必天文之家父祖子孫世守其職始知其詳也名官曰氏欲世守之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王昭禹曰掌天與星所謂日月之變動五雲之物十有二

風皆天也所謂星辰分星者皆星也○劉執中曰掌天星

謂占眡之志者記載其變動之順逆以知天下之遷易而

辨其吉凶之小大淺深以詔於為國者也○鄭康成曰星

謂五星有贏縮圓角○賈氏曰天文志云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以伐人起舍

如前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入故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無有逆行云圓角者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辰日

月所會○項氏曰日有薄食暈珥○賈氏曰此月有盈虧朏側匿

之變○賈氏曰月有盈虧即禮運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也朏側匿之變者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

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

黃氏曰二十八星十二辰隨天左旋日月星辰右運天日

月五星皆動物也觀諸天星而星辰日月之動為可志矣

堯典日中宵中日永日短蓋以其星志之不曰天之動而

曰星辰之動天之動不可見也不言五星日月五星為七政從可知也星辰日月之動有疾徐贏縮循軌不循軌日月薄蝕五星陵犯皆於此乎占之天下之遷遷變也變則其占不可常梓慎論字曰夏數得天火作宋衛陳鄭當之占歲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蛇乘龍宋鄭必饑裨竈曰歲棄其火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星字大辰而占在宋衛陳鄭失次在星紀而占在宋鄭周楚是皆所謂遷也夏數得天蛇乘龍害鳥帑皆其占法注家雖附會其說然其所以用之者終不能知也歲失次梓慎裨竈之占亦異其後崔浩占熒惑亦曰星亡必以庚辛秦也是當入秦此猶得古人遺法循軌為吉不循軌為凶又有時變如當食不食當陵犯不陵犯為吉暈珥眊匿負角失色皆非晷度之變為凶

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林問星

鄭康成曰星土星所主土封猶界也○劉執中曰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女揚州虛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荊州○薛氏曰星土之說不明舊矣有為北斗之說者以謂七星主九州若雍屬魁星冀屬樞星兗青屬機星徐揚屬權星荊屬衡星梁屬開星豫屬搖星之類是也有為五行之說者以為十二次主九州若降婁元枵主於岱歲星位焉鶉首實沈主於華太白位焉之類是也以今攷之則不然星土蓋分星之十二次分屬九州十二次雖分十二土然合而言之為九州而已成周盛時諸侯封域綦布九州大者百里次者七十里小者五十里附庸小國又不能五十里者固不容皆有分星之次大率所封之分星皆以九州舉之自春秋之時不明九州之星土即分星

之所次至韓趙魏三家分晉而堪輿之說起初分十二諸侯上配天文十二次彼戰國時強者陵弱大者并小其分疆錯壤雖連亘數千里然侵奪去取初無定論果能盡合於天文之度乎況星紀於天文在東北乃以當東南之吳越鶉首於天文在東南乃以當西北之嬴秦同都關河天地之中而鶉火則南方之次齊都營丘實負東海而元枵則北方之次止分十二國猶不當天地之度況乎國千八百欲盡以天文分星槩之邪○賈氏曰歲星或西或北不依國地所在以古之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屬焉耳先儒謂九州中諸國分星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謂堪輿非古數是也謂亡其分星之書則未之思矣豈知諸國之分星即分其九州之星土其為分星乎吾固謂十二次之星麗於九州則為星土分於天下諸侯則為分星何則青州之星土則元枵也齊之分星屬焉

揚州之星土則星紀也而吳越之分星屬焉以至兗之壽星荆之鶉尾皆星土而為鄭與楚之分星雍之鶉首冀之大梁皆星土而為秦與趙之分星若夫梁州之實沈其地入於雍豫則星土亦分於雍豫而為豫之分星徐州之降婁其地入於青兗則星土亦分於青兗而為魯之分星今以傳論之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帝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釋云顓帝之墟謂元枵也則知元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晉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云歲在星紀故知星紀為越之分星揚州之星土也爾雅云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釋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為燕分而幽之星土也左傳襄公九年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

大火而火紀時焉故商主大火宋為商之後故知大火為
宋分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公十七年星孛于大辰及漢梓
慎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此姬
訾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襄公二十八年梓慎曰
歲在星紀淫于元枵蛇乘龍龍宋鄭之星故知壽星為鄭
分而豫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黎為高辛
氏火正則知鶉尾為楚之分左傳昭元年鄭子產曰遷實
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知實沈為晉分而并州之星土
也皆分星之見於書傳可攷也然諸國之封域既列於九
州之內則諸國之分星即九州之星土尚何泥於北十五
行之說乎

以觀妖祥

黃氏曰日月五星其動者二十八星不動者二十八星各

有所主後鄭言古數之存者十二次之分而已唐僧一行
分星度豈非堪輿遺學歟其鑿亦甚日月五星占其動故
言觀天下之遷二十八星占其不動故言九州之地皆有
分星鄭云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為象恐非彗孛五星之變
則其動者常星自有變當占○王昭禹曰以觀妖祥則分
星所主在地者妖祥兆於天以所主之分星觀之則九州
之妖祥灼然可見矣

以十有二歲之相

息亮反

觀天下之妖祥

愚案十二歲說見馮相氏

鄭鍔曰歲星之行十二歲而周天是謂十二歲色欲明光
潤澤赤而角則其國昌赤黃而沉其野大穰故其占色相
色相變異則天下之妖祥皆可得而知歲星所在其國有
福春秋之際越得歲而吳伐之遂受其凶左傳言歲在顓

帝之墟居其鵠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視其相則又觀

其有妖星也

○黃氏曰先儒說歲星太歲為祥獨不言相為何義然觀天下之

梓慎禘雷之占可見○劉執中曰十有二歲則大歲也是謂歲陰木星之神大歲左行於地歲歷一辰元枵之歲在子星紀之歲在丑而歲常右行於天而居其舍也所謂相者木之相火星也火之相土星也土之相金星也金之相水星也水之相木星也歷十二年而五星更生星循度或合於一舍為吉祥三合兩合贏縮流逆失度則為兵災水旱凶札各如其占焉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

鄭康成曰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鄭司農曰以二至

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故

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故曰凡此五

物以詔救政

降豐荒之稷象

鄭康成曰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李嘉會曰氣為稷

形為象

王昭禹曰言降豐荒之稷象則與眡稷所謂敘降同矣蓋

下其說於國使民知之焉故謂之降事未至而使之備患

未生而使之防先王所以仁民也可謂厚矣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王昭禹曰十有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之位者也蓋天地

六氣合以生風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

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闐闐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八

風本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謂此也四維之風兼於其

月故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而立夏亦

曰清明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風而立

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謂十二風也

○李嘉會曰八

戌丑未之月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在其中故風無定風今註云十二風意者立春在

前月則兼前月之風在後月則兼後月之風立夏立秋立冬皆然或云於乾坤艮巽既

有定名之風安得云四立無定風蓋四立有在前月法有在後月法以卦氣所屬參酌

之則可知矣十二月之風各應其月為天地之和不然則為乖為別而妖祥可得而命

同

豐

丁

義

卷一百一十四

一八

通志堂

○劉迎曰十二風以十二月占之如風自東來爲震名明庶南來爲離名景風風蓋有八以十二月占之則爲十二風先儒以十二辰皆有風吹律以知和否若吹十二律以知十二風則十二歲之相五雲之物又將吹何而觀之此穿鑿之說

鄭鏐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從律而不姦則氣和可知風氣不應由陰陽不和不和爲乖不應爲別見其乖別可以命其妖祥○王昭禹曰命以告人使之知所備○王氏曰乖別在人妖祥先見於風亦人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故也豐荒之稷象言降乖別之妖祥言命皆命而降之命謂名言之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賈氏曰五物謂掌天星以下○王氏曰詔以詔上訪以訪下○鄭康成曰訪謀也見其象則當豫爲之備以詔王救

其政且謀今年星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

○黃氏曰序事即月有變動則訪其事當行當止以承天意是爲救政○劉執中曰序事者馮相氏以歷數而攷之者也故以所志之變動訪於歷數者以稽之而使王信之則恐懼生而救政

出矣

鄭鏐曰占辨於方萌之始詔人君以救災應變之道而已救災者必貴乎有政應變者不可以無事以政而救災者王之職也故行應變之事當先後之序必詢訪然後知○易氏曰政者國之大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脩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序事於下則人臣知儆戒之意

○李士嘉政詔於上序事訪於下五物之變可以感通君上之心而盡臣下欲言之情後世因災異以求直言近之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五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內史一屬所以次於大史之後者事固有所由始造命之地則一人風化之所由出命令之達則四方觀聽之所由歸左右夾輔之助則一人心腹耳目之所由寄內史之官既以中大夫一人又以下大夫二人輔之蓋端本澄源於內者既有可紀之實然後付諸大史以修之而待後世之有攷

○孫氏曰史官錄之宗伯以宗廟典籍具存非博古通今之士不能勝其任也

黃氏曰內史掌八枋之法與冢宰同地愈親任愈重故其爵秩高而置員廣皆先王精意自漢始以尚書總朝事其後離而爲中書又離而爲門下而朝廷日以卑非成周建官之意

掌王之八枋兵病反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鄭康成曰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鄭鍔曰大宰權之所在內史書之所在用其權可以馭羣臣案其書可以詔王治詔王雖同權與書不侔矣大宰謂之柄取能執之意字從丙丙者嚮明而執之故於詔王馭羣臣言之枋則取刻制之義字從方方者義執矩之所同故於詔王治言之曰殺不曰誅內史法之所在有罪則當殺耳

愚案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史官者公論之所出權柄有一不公史氏得直筆以書之凜乎其可畏也屬諸禮官其選清矣而得參稽乎朝廷爵祿之事豈惟足以制冢宰之自專而廟堂進退亦將日與儒者參訂矣

執灋灋及國今之貳

鄭康成曰國法六典八法八則○王氏曰上以道制之下守以爲法上以命使之下稟以爲令○鄭鍔曰國有一定之法又有一時之令掌其法書其令各有官守內史皆執其貳而已○李嘉會曰拘一定之說不酌諸人情世變上或以法制自勝下或以兼濟斯無難行之患虛文爲欺損益升降無所變通其弊乃甚必二者並行治本時宜彼此

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王昭禹曰以攷政事則所主在治以逆會計則所主在財用○鄭鍔曰與大宰司會更相參稽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鄭康成曰敘六敘也六敘六曰以敘聽其情○王昭禹曰其法之所掌皆先尊而後卑先貴而後賤先上而後下先大而後小所以謂掌敘事之法○葉氏曰有事斯有法軍

旅之事則有軍旅之法田役之事則有田役之法以至祭祀喪紀會同之事莫不皆然內史所掌敘事之法者法有便於民先王不恃法以為便不任己以為明故必納訪於民而使內史受焉其所便者因之其所不便者革之損益必利於民然後可以治天下故先受納訪然後詔王聽治鄭鑄曰王者有所咨詢謂之訪臣下有所復白謂之納○鄭成曰納訪納謀於王也○黃氏曰自內而出曰訪自外而入曰納其所納亦不一矣內史掌敘事之法以納訪之事先後有倫不相雜糅乃詔王而聽其治非他史職比○李嘉會曰納訪由已見而論奏與臣民之復逆之有常者不同必曰掌敘事之法者蓋所納訪者非一事但其序不可紊亂而雜聽耳黃氏曰龍之於舜仲山甫之於宣王蓋其職也今自內出者中書受之自外入者通進銀臺司受之職久分矣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項氏曰諸侯有土之君孤卿大夫在朝之臣皆書辭於策

以命之○賈氏曰周法爵及士餘文更不見命士之法明士亦內史命之不言者略者封建諸侯內史讀冊而命之非特命諸侯亦以命在廷訪其可否

愚案典命四命大夫加一等出封為子男故命大夫則作策命士則不作策以其爵猶卑未可以出封也

王氏詳說曰言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為出封者設爾蓋策命非常命也書曰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曰康王命作冊畢左氏曰王命內史叔與父命晉侯為侯伯後世有內制其古之策命歟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

賈氏曰諸侯凡事有書奏白於王內史讀示王○鄭康成曰若今尚書入省事

愚案事書若萬民之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治教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為一書札表凶荒厄貧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小行人得其書反命于王內史乃從而讀于閒暇之日則尊居九重明見萬里曾無壅蔽之患

黃氏曰今門下書讀猶存古意四方事書即外史所謂以

書使于四方者王制其令內史讀之外史書之愚案此以事書使是錫書之使非事書之使或曰四方事書無所不具命內史以

讀之者蓋格物窮理之端參之朝夕事為之際所謂王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者

王制祿則贊為之

鄭康成曰王制云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

元士視附庸贊為之為之辭○鄭司農曰諸侯下上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

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

鄭司農曰以方版書而出之○杜氏曰方直謂今時牘也○黃氏曰制祿之

方司祿受之賞賜之方職歲受之是皆考之八枋之法不

可得而濫也○項氏曰賞賜或以土田或以車服或以器

物皆贊其等書之於方出而命之

鄭鐸曰行爵出祿無非人君之命或以策或以方其別也

蓋命以爵者必有德之人為策命之所以述其德與以祿

者必義所當與之人用方出之所以著其義策者簡牘之

辭方版也其制方方言其義內史既掌為策命以言其人

之德及其人治四方之事以書來上則使讀之所以驗前

日策命之言不為溢美若夫賞賜出於一時之喜亦出以

方見其合義然後予亦非人君之私既贊為之又以方出

之則王命合義矣可書之以為後世法又藏其貳則他日

有所攷春秋之世城濮之役晉侯有功襄王命內史叔興

父策命之為侯伯則周之家法猶有可攷晉之克齊使鞏

朔獻捷定王使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又私

賄鞏伯使相告之勿籍則賞賜之非義而內史不書又可

知矣

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鄭康成曰副寫藏之○項氏曰凡有王命既書以出遂藏其貳皆史所當載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陳君舉曰內史猶今內制翰林也外史猶今外制舍人也凡策命之出皆黜陟予奪大小臣工爵祿之事其與人主圖之者固冢宰也而上意之然否師言之叶否非有文墨議論之士講求參酌或不當於功罪雖當功罪而褒貶益損之文或作於好惡往往傷王言之體於是以二史屬春官而冢宰詔王大宗伯之屬得以陳誼補過於其間是故號令罔不臧而賞罰公亦三公所以輯衆美昭令聞也其見於傳襄王使召武公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使大宰文

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則二史從公之事觀其道天子諸侯德誼文辭甚美雖東周尚如此亦足以觀史氏之典刑矣自秦變古寢失此意辭令在尚書郎則尚書重在中書舍人則中書重方漢重尚書至號喉舌之官事歸臺閣三公失職則尚書遂擅天下魏晉重中書則並掌職務至有中書監遷尚書令自謂有奪鳳池之恨而中書亦擅天下兩省相傾至今並置最後開元別置學士院白麻獨在學士爲天子私人稱內相矣以一辭令之官所鄉輒偏重權傾君相而朝廷不尊然後知周家以冢宰建六典實掌六卿而二史分隸宗伯道揆在上權綱歸一而無專遂之私法守在下衆職交修而無詭隨之患所謂周道如砥者以此

掌書外令

項氏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則上出之爲命

○王氏曰命後

下稟之爲令故內史書內謂之命外史書外謂之令

世所謂制也故內史書之今後世所謂詔也故外史書之今國令也外史掌書之而內史執其貳謂之外令以別於女史之內令○王昭禹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因事而告者○李嘉會曰不曰作而曰書者如行人子羽脩飾之

掌四方之志

鄭康成曰志記也○劉執中曰四方之志謂九州列國四海百蠻世系之所自出封建之所由興朝貢之斷續政教之違從禮樂之更革俗尚之醜好若土均土訓誦訓之職皆爲志以藏之以待王之顧問孔安國曰九州之志明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序此書其此

之類歟○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在

○黃氏曰爲有四方之事當及故實也

陳君舉曰古者諸侯無私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者諸侯各有國史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天子又時巡以察之有二伯以詢之內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之周室孔子亦西顧周室論史記舊聞具於魯而次於春秋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今攷晉史自殤叔時始有之楚自武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月魯之春秋乃自隱公始則諸侯私史亦東周以來有之非西周之制也不特諸侯之史藏之周室而列國圖志亦藏之故以春秋之時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以鼎象九州之山川形勢得周鼎亦可以識天下矣

掌三皇五帝之書

鄭康成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

○李嘉會曰書斷自皇帝以下大道常道所可備記者此後凡有書

莫不兼掌夏商周所紀不言可知

○王昭禹曰上以攷古昔之所行○黃氏曰必

掌皇帝書者凡王之命皆當聯次於尚書也漢御史掌蘭臺秘書其遺意也

掌達書名于四方

鄭康成曰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

○黃氏曰皇帝書名在四方久矣何以達為朝

廷常有書周書自泰誓之後皆至東遷猶有書四方未知朝廷制作之意故以其名達之

王氏曰書名者字也字所以正名百物故謂之名○鄭康成曰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鄭鏐曰四方言語不同上世音讀與後世亦異欲使天下誦讀之際無東西南北之訛無古語今言之異則書之名不可以不達達之于四方欲使之皆同也大行人九歲論書名蓋外史達之九歲之久慮其不一又使行人往諭之愚案黃氏以書名為古之書達其名以廣帝王之道王氏以書名為今之字書亦通但與上下文恐不相協

若以書使

所吏反

于四方則書其令

王昭禹曰以書使于四方外史書其令則掌外令故也○黃氏曰令猶今言制敕也書猶今言制書敕書也○易氏

曰亦所以明王政之所從出

○鄭鏐曰書名既正道德乃一風俗乃同其有不同遣使以正之因書而使故曰以書使

四方也書其書使之令以為證知其國書名之不正天子曾遣使以正之

愚案古者邦國之書皆錫於王其國已有此書惟達其名使天下知一人所重者在此其國未有此書若遣使以頒之必書其令使天下知一人所錫者在此於是邦國無私書天下無異學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

愚案周之諸史皆是王者之史獨御史一官無王字所輔者是冢宰所攷者是百官大槩是簿書期會之所從出所以御史之史至百二十人秦重刀筆見得其事權

稍重挈而列之於冢宰之下百官之上至漢遂與大臣爭衡並列爲三公

呂氏曰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士下士爲之特小臣之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於大王御史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淳于髡亦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又掌記事糾察之任也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

王昭禹曰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所謂六典以治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官成以待萬民其法則冢宰以道治之其命則御史掌之故以贊冢宰爲職○鄭鍔曰出治令者王也推王命令而行之者冢宰也掌書治令爲冢宰之助者御史也所掌如此故凡邦國都鄙萬民有所當治之事皆於此受法今蓋書寫傳播本於此故也

王昭禹曰九職九貢九式九兩之類有其法也御史掌其今而治之法今皆書於此凡治者即是而受也

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王昭禹曰凡則如師掌官成以治凡之凡同數則如旅掌

官常以治數之數同

○鄭鍔曰數則以小數計之凡則以總數計之知其凡數則官之冗省可得而見矣○黃氏曰若今班簿數御

史掌之其事與宰夫八職相通

凡數從政者謂以凡以數而從政者御史皆掌

而攷校之則以凡與數皆載於書故也蓋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之在官莫非從政者不可以不知其登下多寡之

計故有凡數

○李嘉會曰凡曰數則師旅之從政者御史皆以史而贊書之則國之法今斯無邪徑而雜出者矣

中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劉迎曰巾猶車之衣以巾覆車所以障其塵垢冢人掌共巾冢則以巾冢尊彝巾車則以巾覆車不特職於出而又

職於藏今物之藏者謂之巾箱巾笥則巾車之為藏可識

矣○鄭鍔曰續漢書云古之戰車雖朱輪輿不巾不蓋故知首飾謂之中路用五金象以為飾者皆飾諸大衛人之首加巾以為飾也○王昭禹曰巾設飾之物車人

為車別於冬官百工之事而中車所掌則設飾為王故也○薛平仲曰車而蒙之以巾則車為尊

掌車而必以大夫則車為重○黃氏曰車旗之政有財賦有法度故尊其爵秩其屬則有

工百人則車之制作云備

又曰自宗伯辨車旗之禁掌車旗之賞賜典命以命數而

定諸侯諸臣之節則車旗之制亦嚴矣使即其敘次而論

則巾車一屬當在典命司服之後今特次之史官之末大

抵先王之制禮樂所以為扶持三綱五常之具而史官之

寄褒貶又以為扶持禮樂之用固有以嚴後世變禮易樂

之防矣巾車一屬又列於史官之後豈不曰器之藏禮莫

大於車周人所上者莫先於車苟知簡書之可畏將於此

而敢僭乎

王氏詳說曰有車必有馬有馬必有僕有僕必有右曰馬

曰僕曰右皆見於夏官而五路獨見於春官蓋春官所以

為禮夏官所以為兵車屬於禮馬僕與右屬於兵

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

鄭康成曰公猶官也○王昭禹曰自王之五路至庶人乘役車以上皆與於公非私車故謂之公車用謂祀賓

之屬旗物大常以下等敘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王氏

差其上下敘謂次其先後則以治其出入故有先路綴路次路之名鄭鍔曰掌政令以治其出入凡公

車之數與其新故成毀無不周知之

李嘉會曰用車之時尊卑並至何以辨之旗物以為之別

耳等敘不同所用亦異出入之際誠不可不謹而治之也

王之五路

賈氏曰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路大也王之所在以

大為名諸侯亦然○劉執中曰皆太之稱而無所擬倫故曰路

一曰玉路錫音陽樊反步于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音以祀

鄭康成曰玉路以玉飾諸末○賈氏曰凡言玉路金路象路皆是以玉

者凡車上之材○鄭鍔曰王者陽精之純可以交三靈故以玉

飾路則乘以祀天○鄭康成曰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

謂鏤錫○賈氏曰晉上曰錫故知當額盧案韓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

馬大帶○鄭司農曰纓謂當胃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

禮家說曰纓當胃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自龍王匝也○鄭

康成曰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十二就就成也

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繆旂則屬焉○王氏詳說曰明

乘大路載弧韜旂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郊特牲曰乘

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入也詩閟宮曰龍旂承祀夫王建大

常日月也諸侯建旂交龍也詩人言魯為龍旂而記又言龍章而及日月是旂常無辨

也曰司馬法云章夏以日月尚明尚以虎尚威周以龍尚文周雖以日月為常以龍為

章章但賜曾以龍章其龍有升降不同耳

項氏曰玉路以玉為飾溫潤而澤見於仁縝密以栗見於

智垂之如隊叩之清越見於禮樂瑜瑕不掩孚尹旁達見

於忠信備德之美也大常以三辰為飾日月麗天以象重

明日月久照以象久於其道相代而成晝夜相推而成歲

時體道之常備道全德可以事神故以祀○鄭鍔曰所駕

之馬錫以昭其聲樊纓十有再就以昭其文所建者大常

象天之明旂十有二合天之大數祀天則乘所以極其尊

也○李嘉會曰大常之旗非獨祀則用之仲秋治兵王則

建之會同戎路王則建之見人君之德同乎天地撫世應

俗與日月同運此日月所以為君之旗而名之以常也

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鄭康成曰金路以金飾諸末鈎婁領之鈎金路無錫有鈎

亦以金為之○賈氏曰詩云鈎膺錫鈎連三章膺明其樊及膺以五采

鈎在膺前以今喻古明鈎是馬婁領屬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

○李嘉會曰同姓封爵無子男之卑而止於伯者皆所以尊之也若異姓有公侯之貴亦不可以金路

乘之屈至尊而接賓以示君臣之義也
同姓之封非以私恩也斷之以義也

爲王之厚意故詩有路車乘馬之辭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
叔皆同姓所封之車則
祝佗所言謂武王時耳
此禮至周公時然後定

直遙
反
異姓以封

○王昭禹曰
以象齒爲飾

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屬

○賈氏曰以日視朝者謂於路門外常朝處乘之此雖據常朝而言至於三朝皆乘之案司常

異姓王甥舅

之義

○李嘉會曰象其堅在牙其用在鼻而南則屬禮堅強在我而以禮接人此所以爲象路

以朱飾勒以赤爲旗

則考禮正刑之義辨

南方之色王出祖廟則乘之視朝向明以禮爲主異姓

讀書圖說

止有同姓異姓之分蓋巾車所辨乃分器耳

勒條他力反

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同豐丁亥歲四十五

十一

通志堂

鄭康成曰革路鞞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

○賈氏曰自玉路金路象路皆以革鞞即冬官

云飾車欲侈但象路上更有玉金象為飾謂之他物則得玉金象之名革路亦用革鞞以無他物飾則名為革路

龍駝也以白黑飾

韋雜色為勒

○賈氏曰龍勒者馬之轡飾勒而則在面

條讀為條其樊及纓以條絲

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

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

色也

○李嘉會曰大白屬西方兵戎貴盛屬四備貴藩屏皆取西方之義以成之也

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

侯守衛者蠻服以內

鄭鍔曰革之為物鞞物而固之堅而不可解以象信也上

三路用罽以文為貴此以條為纓則欲其固而已其纓之

就以五土之數也所建者大白以信為主也王即戎事則

乘之諸侯守衛中國者則以此封之用兵貴其堅守而守

衛中國之諸侯則以信固結之

○王昭禹曰革所以扞內而蔽外義之制也大白象秋正西方之物惟白為能

受采則以義受之之聲也

木路前

子踐反

樊鵠

戶篤反

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鄭康成曰木路不鞞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為緇翦之翦淺

黑也

鄭鍔曰木路至質無文以淺黑色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

纓不言就蓋此實三就爾見其質也

○鄭康成曰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王氏詳說曰木路以封

蕃國蕃國謂不遇子子男五命其五就也宜矣

所建者大麾以黑色

○鄭康成曰大麾不任九旗中

以正色言之則

王出田則乘之

○鄭康成曰田四時田獵○王氏曰建大麾以田司馬辨旗物之用不言者司馬所辨教治兵

而已既教治兵遂以

蕃國之君則以此封之

○鄭康成曰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

王殺待蕃夷之君則亦至質而無文也

總論

鄭鍔曰玉路一曰大路金路一曰先路象路次金路革路

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綴於諸路之後故曰綴

路方其以多為貴則玉路樊纓十有二就金路九象路七

革路五木路三不言木路三以上四路推而知之方其以少爲貴則大路樊纓一就先路三次路五與七綴路九禮記不言綴路九就亦以上四路推而知之禮器曰大路一就次路七就此以少爲貴郊特牲曰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以少爲貴且言於郊特牲郊血之間則以少爲貴蓋祀天之時也凡車上之材皆飾其末革路無他飾故正名曰革木路則木上無革故正名曰木

陳君舉曰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又丹漆雕幾之美而素車之乘此言商制也所謂大路即素車而周官所謂木路也商以大路爲尊次路爲下其樊纓自一推至於五則爲禮之殺蓋尊其樸貴其質而已周以玉路爲先木路爲後其樊纓十二損而至於五則爲禮之殺蓋尊其飾貴其文而已

易氏曰周人尚輿玉路實備於四代蓋自陶唐氏以彤車而乘白馬其制略矣有虞氏則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則因鸞車而制鉤車殷人則因鉤車而制大路周人則因大路而制乘路是五路之制惟周爲盛自以祀至以田則上得以兼乎下自同姓以封至以封四衛則下不得以擬乎上然同姓如魯衛未至乎九命何取乎金路之九數異姓如宋杞不止乎七命何取乎象路之七數四衛亦有五等之侯國又何拘乎革路之五數蕃國夷狄雖大曰子何爲木路獨不言數蓋以是爲王朝出封之儀典命所言在國車旗之數也若夫王者兼用五路宜若必玉路而後建大常必金路而後建大旂必象路而後建大赤必革路而後建大白必木路而後建大麾然以大司馬攷之仲秋敎治兵王載大常是以革路載大常司常亦曰凡祭祀各建

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先儒亦謂兵車之會則以戎路建大常賓客會同則以金路建大常是知五路之建大常者天子之制而此四旗不言旂者兼諸侯之制亦猶王之五服兼用袞鷩希毳而有小章焉

賈氏曰凡五等諸侯所得路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觀館禮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墨車龍旂以朝王后之五路

鄭鍔曰王有祀有朝有賓有即戎有四時之田故所乘之路有五王后有從王祀先王先公之禮有從王見賓客之禮有朝王之時有採桑之時有宮中乘行之時此五者皆當乘路故路亦有五以其與王同尊故亦稱路然不以路名車曰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又見其次於王也

○李嘉會曰后

前曰路示王同體也後止曰車則有臣妾之義

重直龍反翟錫面朱總

鄭康成曰重翟重翟雉之羽○賈氏曰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為兩旁之蔽言重翟者皆二重

鄭鍔曰從王祀先王先公之所乘

鄭司農曰錫馬面錫○王昭禹曰錫面以飾馬○鄭鍔曰所謂錫馬和鈴昭其聲也總著馬勒直兩

耳與兩鑣○賈氏曰凡言總者謂以總為車馬之飾若婦人之總亦既繫其本又垂為飾故皆謂之總

鄭鍔曰以朱為總取陽明之義見其於宮中有君道也

厭於涉反翟勒面績總

鄭康成曰厭翟次其羽使相迫○鄭鍔曰飾以翟羽相厭次焉示其厭降故不復重從王見賓客則乘之

鄭康成曰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鄭鍔曰謂馬之面如王草路

為龍勒之飾不設飾績畫文也○鄭鍔曰謂以白黑青赤之色如績畫之飾以為總見相雜之文

安車彤面鷩鳥今反總

鄭鍔曰安車則飾不用翟漆之而已婦人坐乘獨此車名

○賈氏曰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又云大夫致事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然王后五路

皆是坐乘獨此得安車之名者以餘者有重翟厭翟翟

車翟車之名可稱此無異物之稱故獨得安車之名

之飾不龍其勒○鄭司農曰鷺讀如鳬鷺之鷺總者青黑色以繒為之

皆有容蓋

鄭司農曰容謂檐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

○賈氏曰衛詩潼容○鄭康成曰蓋如今小車蓋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鄭康成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鄭鍔曰採

桑則乘之○鄭康成曰貝面貝飾勒之當面

○鄭鍔曰貝者水蟲餘照餘泉之類

物之美而可寶者

王昭禹曰組總以織組為總

○鄭鍔曰組者五色絲條文之美而相維者○賈氏曰朱總績總鷺總皆以繒為之

則組總以組條為之○鄭鍔曰有幄者謂之帷幕以為幄有幄則無容蓋

○鄭康成曰如今軒車○賈氏曰漢法軒車無蓋故舉以況之

輦車組輓音晚有翼反羽蓋

鄭康成曰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

為輅輪人輓之以行

○賈氏曰雜記注引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輅曰輪無輅曰輦

此當三○鄭鍔曰以組為輓○鄭康成曰有翼所以禦風塵

以羽作小蓋為翳日也

總論

易氏曰重翟之錫面朱總亦玉路之錫樊纓也厭翟之勒面績總亦金路之鉤樊纓也安車之彫面鷺總亦象路之朱樊纓也翟車之貝面組總亦革路之龍勒條纓輦車以人輓之而已蓋擬木路而其制略自安車以上皆有容蓋自翟車以上皆有握自輦車以上皆有翼羽蓋五路之等

如此○鄭鍔曰衣禕衣則乘重翟衣禭狄闕狄則乘厭翟

衣展衣則乘安車衣鞠衣則乘翟車衣祿衣則乘輦車

王之喪車五乘

緇證反

木車蒲蔽犬禕

莫歷反

尾橐

音

疏飾小服皆疏

鄭康成曰木車不漆者○鄭司農曰蒲蔽謂羸蘭車以蒲

為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

鄭康成曰蔽

犬禕

以犬皮為

覆答

鄭康成曰犬白犬皮○賈氏曰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上須皮覆之故云犬禕士喪記王人乘惡車白狗帶是也

黃氏曰康成

以尾橐以犬尾為戈戟之弣小服刀劍短兵之服始遭喪

亦恐未盡此言王之喪車五等則非諸臣之制鄭自始遭

喪至禕女五等恐當如此或曰喪車尾橐疏飾小服皆疏

尾末也車之大木末皆布韜之以為飾小木則皆布之

素車夢蔽犬禕素飾小服皆素

鄭康成曰素車以白土堊車夢讀為蘋蘋麻以為蔽其禕

服以素繒為緣○王氏曰素車蔽禕服皆素則少變而飾

以素不皆疏矣蓋後車變而彌吉以至於喪除○鄭康成

曰此卒哭所乘

黃氏曰素車素飾不言尾橐因上文且言小服皆素則尾

橐可知漢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其制至漢猶在藻車

以下不言小服則如常車施革駟車反漸漆矣

藻

音藻又音藻

車藻蔽鹿淺禕革飾

杜氏曰藻讀為華藻之藻○鄭康成曰藻水草蒼色以蒼

土堊車以蒼繒為蔽也鹿淺禕以鹿夏皮為覆答

賈氏曰夏時鹿毛

新生為淺毛

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王氏曰革不言色蓋如素

車用素○鄭康成曰此既練所乘

駟車

音

駟然禕

音

駟

音

駟

音

駟

音

駟

音

駟

音

駟

鄭康成曰駟車邊側有漆飾也

賈氏曰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為漆

韉

音

細

音

韉

音

鄭康成曰駟車邊側有漆飾也

賈氏曰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為漆

韉

音

細

音

韉

音

音

音

音

音

也以為蔽者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賈氏曰果然獸名髹赤多

黑少之色韋○杜氏曰髹漆○王氏曰髹與萑不言物蓋如藻車用革

鄭康成曰此大祥所乘

漆車藩蔽○五豆禋雀飾

鄭康成曰漆車黑車○賈氏曰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大所乘黑車及簠之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藩今

時小車藩漆席以為之駢胡犬○賈氏曰胡地之野犬也作孤字者謂孤與犬台所生雀黑多

赤少之色韋也此禋所乘

總論

李嘉會曰喪車五乘必有蒲夢藻萑藩為之蔽者居喪衣服麓惡形貌毀瘠不可見人人亦不可見已故有蔽以自遮也又用大鹿然駢之皮以為旗者蓋喪服之中雖不治人事而防身之道不可不謹獸之害人以其皮而為之防亦示服猛之義然喪車既無他飾而戈戟之強與小服刀

劍短兵之類必言之者自衛其身不可不謹與書曰虎賁

百人逆子釗於南門者是也又喪車五乘貴賤皆同者惟

喪不辨貴賤自天子達于庶人皆終三年之喪故有官者

必曰解官持服與無官同

劉執中曰三年之喪皆乘惡車謂木車也齊衰之喪皆乘

素車大功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駢車服總者乘

漆車○賈氏曰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亦得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

車五乘孤乘夏篆○音卿乘夏縵○莫干反大夫乘墨車士乘棧○才產反

耳庶人乘役車

鄭康成曰服車服事者之車夏篆五采畫轂約也○鄭司農曰篆讀為

項氏曰孤主洪化故夏篆以象大德之數夏縵亦五采畫無琢爾

王氏曰墨車墨而不采○鄭鍔曰以革輓而漆之者○項氏曰墨車

無五采而其色幽北方之智也大夫之智帥人者

賈氏曰棧車不革鞅而漆之者此則冬官棧車欲弇恐有

圯壞也

○王氏曰棧車則無飾矣考工記只棧車欲弇飾車欲侈墨車以上皆飾車也○項氏曰士棧車唯質而無飾弇而不侈則以士主事人

鄭康成曰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

○王氏曰謂之乘非特載任器而已○項氏

曰以庶人主役故名役車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黃氏曰庶人

府史也服公事者皆乘公車

鄭鏐曰貴者乘車賤者徒行古之制也此言服車五乘上

不及三公下乃及庶人蓋三公非不乘車坐而論道不可

以服事言孤卿大夫有爵雖貴亦當作而行事乃自孤卿

所乘者言之庶人則指府史胥徒在官者非在官之庶人

亦徒行耳胡爲掌其車耶五色謂之夏染人所謂染夏是

也孤之車轂畫以五采而篆之卿車雖五色則縵而不篆

篆以見其文之著縵以言其文不足也孤尊矣宜別異於

卿卿又宜異於大夫大夫乘墨車則鞅之以皮而漆焉又

不及於夏縵之文大夫又宜異於士士乘棧車則不革不

漆又不及於墨車之飾士又宜異於庶人故乘役車爲方

箱以載任器又不及於棧車之純素尊卑之分上下之等

皆即乘車見之

王氏詳說曰周禮有言公而不及孤有言孤而不及公有

併言公孤與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此言公而不及

孤中車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此言孤而不及公射人云

三公北面孤東面三公執璧孤執皮帛此併言公孤人臣

受君之命莫大於車服何王之三公八命所乘之車不見

於巾車所衣之服不見於司服蓋周制外而五等諸侯其

車服有常制內而五等諸侯其車服無常制豈非以諸侯

遠王而諸臣近王近王而無常制者正所以別嫌使八命

六命四命皆從其所命之車服得無嫌乎詳攷公卿大夫

之制大率相為異同司服無三公之服者服下同於孤巾
車無三公之車者車下同於孤三公下同於孤而大夫亦
上同於卿蓋卿大夫同於西面又同於元冕者以此○劉執
侯之孤猶孤也卿大夫猶卿大夫也上得以兼其下則孤備服車五乘矣其貳車則各
從其命數是以天子之孤貳車六乘大夫四上士三中士二下士一乘所建旂旒如其
貳車之數

凡良車散

素早反

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賈氏曰良車散車不在服車五乘之等列精作為功則曰

良

○王昭禹曰良車與良裘之良同謂其質之甚善也

麤作為沽則曰散

○王昭禹曰散車與散樂之散同謂其非法度之所用

○王氏曰自役車以上皆有等者其用固有常餘或良或散惟所用而已

○易氏曰或以共在上之恩賜或以共在公之役使故其用為無常○李嘉會曰良車在五乘之上散車在五乘之下此非制度所關故其用無常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賈氏曰出謂出給宮用入謂用罷歸官於當時錄為簿帳

至歲終則總會計完敗多少以入計會

凡賜闕之

鄭鏐曰君於有功之臣則車服以庸有用以賜臣下者不

必會計闕之可也

○王昭禹曰凡賜無常惟上所用故闕而不會之可以有司之法制之

毀折入齎

音咨

于職幣

杜氏曰齎讀為資資謂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

治之直

○李嘉會曰取之而車不佳則必不取其過在造車之工取之未久而折壞公家雖入齎而以表其過在乘車者如此則造者取者皆致謹矣○黃氏曰戒其不謹敬毀其賜予不苟於財也

○鄭鏐曰為職幣掌餘財故爾

大喪飾遣

爭戰反

車遂廬之行之

賈氏曰遣車言飾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粗小

為之耳

○鄭氏曰遣車一曰鸞車

○鄭康成曰廬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

以次舉之以如墓也

○王氏曰廬之於宮行之以適墓

及葬執蓋從

才用反

車持旌

鄭康成曰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
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
○賈氏曰執旌在下者以執蓋是巾車因言持旌非謂持旌亦從車
 及墓瘞啓關陳車

鄭康成曰關墓門車貳車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
 立東上
○賈氏曰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案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面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乘
 小喪共匱路與其飾

鄭康成曰柩路載柩車也飾棺飾也
 歲時更續共其弊車

杜氏曰更續更受新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也○鄭鍔曰
 物之弊若不有以續之則無以繼每歲以時更而續之則
 車不闕於用材之尚可用者不可以盡棄車雖已弊亦共
 於車人則工不闕於材已弊之車猶且擇其可用者而用

之古人為國愛材如此

太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鄭康成曰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眾必使鳴鈴
 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
○項氏曰鈴和鈴也詩和鈴央央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則和鈴主應故大祭
雞人呼旦以鈴應之鈴在旂亦以將巾玉路以行禮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